

尚書集注述疏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五

周書

顧命

鄭氏曰。回首曰顧。臨終出命。故謂之顧命。蔡氏曰。成王將崩。命羣臣立康王。史敘其事爲篇。是也。康王之誥。史以附於篇末。故史連其文爾。伏生今文合之。則史之舊也。書序分康王之誥爲篇。非也。蓋武王之終。成王之始。流言之變。王室危矣。呂氏謂以是之故。此正其終始特詳焉。成王所以正其終。康王所以正其始。

述曰。說文云。顧。還視也。禮緇衣稱葉公顧命。其例也。釋文

引馬云。成王將崩。顧念康王。馬以爲念者。顧之因也。鄭義見書疏。史記集解。梅本自王出在應門之內。已下爲康王之誥。書疏云。馬鄭本自王若曰已下。爲康王之誥。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。共爲一篇。絲疏言之。馬鄭本者。蓋古文本也。史記云。康王卽位。徧告諸侯。作康誥。卽康王之誥也。史遷蓋從序焉。朱子以爲除序讀之。文勢自連。則從伏生今文本也。定元年穀梁傳云。昭公之終。非正終也。定公之始。非正始也。昭無正終。故定無正始。此呂氏之義所繇也。

惟四月哉。生魄。王不懌。

懌音亦。

此史敘顧命之繇也。哉。始也。蔡氏謂始生魄。十六日也。不懌。不說也。蓋言疾危。猶金縢言弗豫也。疾危而惟曰不懌。

者。元吳氏謂臣子不忍斥言也。說音悅

述曰。哉生魄。詳康誥疏。魄與霸通。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。及反政後。成王卽政。始爲元年。蓋謂非卽位改元也。漢志稱三統術引此經而說之云。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。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。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。哉生霸。蓋以此四月在成王卽政後三十年也。然經言哉生魄。又言甲子。則必非同日也。歆以爲十五日甲子。非也。且以成王卽政始爲元年。誣也。成王命伯禽俾侯于魯者。豈不在卽位改元之歲乎。詳洛誥疏。夫以漢志言之。則成王在位三十七年矣。竹書紀年云。成王三十七年陟。蓋僞者襲漢志爲之也。詩烈文疏。書疏引鄭云。此成王二十

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。鄭以爲成王三十七年去周公居東二年。及居攝七年。則二十八年矣。皆非也。詳金勝疏。居攝六年者。將致政之年。故鄭以爲改元年之見端爾。鄭於洛誥亦以爲卽政改元也。失之矣。劉恕通鑑外紀引王云。成王二十八年崩。蓋與鄭同。史記周本紀不詳成王之年。三代世表自共和以前亦不詳。蓋闕疑也。不釋釋文云。馬本作不釋。疾不解也。漢志引作王有疾不豫。蓋從今文也。詩類弁云。庶幾說懌。則懌者說也。吳氏者澄也。元史有傳。稱元者以別宋吳越之稱氏也。

甲子。王乃洮頰水。相被冕服。憑玉几。

洮音桃。頰音悔。相去聲。被皮義反。几音倚。

此言王將顧命而猶能敬也。洮頰皆水。馬氏謂洮髮頰面。

也。相者鄭氏謂正王服位之臣。謂大僕也。冕服蔡氏謂袞  
冕也。被者病不能服而覆其身也。憑玉几者將發命也。呂  
氏曰。甲子去崩纔一日爾。猶致潔致嚴。蓋臨衆之敬。不以  
困憊廢。豈一朝一夕之積哉。大音太纒音  
材憊蒲拜反

述曰。馬義見釋文。詩生民云。釋之叟叟。毛傳云。釋浙米也。  
叟叟聲也。釋訓云。溼溼。浙也。郭注云。泔米聲。玉藻云。沐稷  
而禱梁。蓋泔者以浙米水沐髮也。漢志注云。沫古醜字。說  
文云。沫。洒面也。類古文沫。段氏云。類从水升頁。會意。兩手  
匆水洒面也。吳志注引虞翻別傳云。翻奏鄭解顧命。泔類  
爲濯。以爲滌衣成事。泔字虛更作濯。以從其非。誠可怪也。  
天子頽面。謂之滌衣。甚違不知蓋闕之義。此言鄭失也。段

氏云。爲濯之上。有脫文。當曰。挑讀爲濯。周官守祧注云。古文祧爲濯。其例也。解爲緜衣。於事或乖。而緜衣自釋濯爾。非統類言之也。周官云。大僕掌正王之服位。禮檀弓云。扶君。卜人師扶右。注云。謂君疾時也。卜當爲僕。聲之誤也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冕元冕。今攷周官司服言冕服者六。元冕其下也。書疏謂顧命傳重。不惟服元冕而已。是也。覲禮云。天子設斧衣于戶牖之間。左右几。天子衮冕。負斧依書。疏据之。謂此旣憑玉几。明服衮冕也。此蔡義之所繇也。憑。佗經作馮。若易論語馮河是也。說文引作凭。謂依几也。廣韻云。纒。僅也。易遯象傳云。有疾憊也。言疾困也。

乃同召大保。奭芮伯。彤伯。畢公。衛侯。毛公。師氏。虎臣。百尹。御事。

大音太夷音釋芮  
如鏡反彤音同

此言王將顧命而召羣臣也。同召者謂一時同召之也。大保者召公也。不稱召公而稱夷者。特書名也。所以著一人爲四世之舊臣也。如書曰召公。則將疑其非一人矣。鄭氏曰。公兼官。以六卿爲正次。蔡氏曰。六卿。冢宰召公領之。司徒芮伯爲之。宗伯彤伯爲之。司馬畢公領之。司寇衛侯爲之。司空毛公領之。大保舉毛。三公兼也。芮彤舉衛。毛皆國名。諸侯入爲天子公卿是也。三公。大師。大傅。大保其序也。今先大保者。各以其職任爲序。不以爵秩也。師氏。司王朝。所以察美善也。虎臣。虎賁氏。所以備非常也。皆顧命時之要職。故皆書官焉。百尹。百官之長。御事。治事之臣。統言而



同召之也。

大皆音大賁音奔長丁文反

述曰。漢石經之殘者。有召大保之文。大不作太。蓋經之本文也。召公詳召誥及君奭篇。詩有召南。言召公於文王時也。文武成康。則遞於四世矣。此詩卷阿序所稱召康公者也。詩江漢序。又稱召穆公爲召公焉。則非一人也。鄭義見詩淇奧疏。定四年左傳云。康叔爲司寇。繇今攷之。周官六卿之序。天地四時。秋官司寇。其次五也。經序衛侯。適其次焉。則其餘之序可知也。詩桑柔疏引鄭云。芮伯入爲宗伯。畢公入爲司馬。鄭不以芮伯次司徒。非其序也。於鄭言以六卿爲正次者。歧矣。殆詩疏所引之誤歟。君奭序云。召公爲保。周公爲師。隱五年公羊傳云。自陝而東者。周公主之。

自陝而西者。召公主之。蓋天下之二伯也。陳氏師凱云。畢公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。則亦必繼周公爲大師矣。其毛公爲大傅可知也。三公詳微子篇。三公兼官。漢謂之曰領。此以後而明前爾。書序云。芮伯作旅巢命。詩桑柔疏引鄭書序注云。芮伯周同姓。國在畿內。書疏引世本云。芮姬姓。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有芮鄉。漢志所謂故芮國也。書疏引王云。彤。姒姓之國。蓋據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也。路史云。彤。伯爵。成王子。則以爲姬姓矣。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有彤城。通鑑胡注言彤國所在。以此也。史記魏世家云。魏之先。畢公高之後也。畢公高與周同姓。武王伐紂。而高封於畢。今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。僖二十四年左傳。

言文之昭者十六國。畢毛在焉。是皆文王子也。路史云。毛伯國上邽藉水旁。有毛泉。上邽者。今甘肅秦州也。然水經注言毛泉者。不言其爲毛國也。史記云。武王立于社南。毛叔鄭奉明水。蓋毛公也。定四年左傳云。聃季爲司空。又云。五叔無官。此聃季者。史記管蔡世家所謂聃季載也。杜五叔注有毛叔聃。而無曹叔振鐸。豈以顧命毛公次司空。而以爲毛叔聃歟。然則聃非無官也。豈此爲聃季注。而脫於五叔下歟。抑涉十六國。毛聃爲文之昭者。而致譌也。詩淇奥序云。衛武公入相於周。此畿外諸侯之言入也。鄭語云。桓公爲周司徒。隱三年左傳云。鄭武公。莊公。爲平王卿士。皆其例也。以王朝言之。則畿內諸侯亦言入矣。周官云。師

氏掌以嫩詔王。居虎門之左。司王朝。嫩古美字。虎賁詳立政篇。漢書古今人表有芮伯。師伯。毛公。師氏。龍臣。唐顏師古注云。師伯。尚書作彤伯。龍臣。尚書作武臣。孫氏云。蓋今文尚書也。唐諱虎曰武。班氏之表。以師氏龍臣爲人名。不以爲官名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疾大漸。惟幾。病日臻。旣彌留。恐不獲誓言嗣。茲予審訓命汝。幾平聲

自此而下五節。敘成王之願命也。漸進。幾危也。病者疾之甚。臻至。彌終。獲得也。嗣卽下文嗣德之嗣。訓卽文武大訓之訓。言今疾大進。惟危矣。病且日至。病旣不去而終留。恐不得誓言後嗣。此予審訓言以命汝羣臣也。蓋非誓而謂

之誓言者。明其言之謹信也。

述曰。易序卦云。漸者進也。幾危。臻至。釋詁文。論語云。子疾病。病者疾之甚也。彌終。釋言文。孫氏云。既命當終而淹留。當之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如曰既終而留。則不辭矣。凡田與戰之得者。皆曰獲。則獲者得也。曲禮云。約信曰誓。釋言云。誓謹也。

昔君文王。武王宣重光。奠麗陳教。則肄肄不違。用克達殷集大命。重平聲。肄以至反。

宣著也。重光者。文武相繼爲重明也。蔡氏謂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。奠定也。麗猶依也。易之離曰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又曰。重明以麗乎正。乃化成天下。蓋麗乎正。則定矣。

下文所以言自治威儀也。威儀卽自麗其身者也。肆習集就也。言先王文武著重明之光。定其明所麗者而敷教焉。則皆習之矣。習其教則不違之矣。以能通於殷而就大命也。蓋明而自麗。君之明依於仁。臣之明依於忠。父之明依於慈。子之明依於孝。皆明德之光也。皆定麗也。故以身教者從。繇是達之。化成天下。大命於以集焉。下文所謂誕受美若者。以此也。

述曰。宣著詳皋陶謨疏。釋文引馬云。重光日月星也。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。日月如疊璧。五星如連珠。故曰重光。此馬據漢志以太初厯之厯元言之也。非文武之時也。且經於重光言宣者。言文武之德也。豈言文武之時乎。史

記云。虞舜者名曰重華。蓋重華者舜之號也。今於辯僞古文舜典者詳焉。奠定。詳禹貢疏。引易者。離象傳及彖傳文。易晉彖傳云。順而麗乎大明。亦其所自麗者也。僞傳云。定天命。施陳教。則勤勞。傳訓麗爲施也。釋文云。麗力馳反。蓋讀若詩魚麗之麗矣。毛傳云。麗厯也。豈訓施乎。其言定天命。於經病添文也。詩谷風毛傳云。肄勞也。以言此經非也。蔡傳云。麗依也。定民所依。陳列教條。則民習服。蔡据多方所謂民之麗也。然不自重光言之。於義未融也。說文云。肄習也。江氏云。重言肄者。病甚而語吃也。此以漢書周昌傳所謂期期者推之也。非也。其義當承而言之也。若中庸所謂明則動動則變也。漢石經達作通。集作就。蓋文異而義

不異也。說文云。達通也。詩小旻云。是用不集。毛傳云。集就也。韓詩外傳集作就。蓋古音同。故義通也。詩大明云。有命既集。毛傳與小旻傳同。

在後之侗。敬迓天威。嗣守文武大訓。無敢昏逾。

侗音同迓音訝迓音諭

此承上文集大命而言。侗蔡氏謂愚也。成王自稱。迓迎也。天威者。卽大命之威也。大訓者。卽所以集大命之教也。蔡氏謂大訓。述天命者是也。下文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。逾越也。言敬迎天命。繼守文武大教。無敢昏而越之。蓋恐失其重光也。

述曰。揚子孺言云。倥侗頡蒙。蓋侗者愚也。釋文云。馬本作詢。謂共也。徐鍇本說文。引周書曰。在後之詢。徐鉉本所引。



者。后上多夏字。蓋後作后者。古通也。夏衍文。詞則侗之假借爾。江氏云。夏中夏也。后謂諸侯。言在中夏諸侯之共主。非也。主之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且成王無自稱之辭。上下經文。皆不貫也。迓。迎。釋詁文。迓。古通訝。儀禮訝賓。周官訝士。其例也。段氏云。迓。天寶以前。必作御。今本衛包改之也。御。訓治。謂用天威治民也。卽訓迎。亦當作御。非也。經不言民。今豈當曰敬治天威乎。則訓迎。必矣。鄭曲禮自御注云。御當爲迓。迓。迎也。然則此經作迓。是也。豈衛包改之乎。說文云。逾。遽進也。引此經而說之。遽。猶越也。

今天降疾。殆弗興弗悟。爾尙明時。朕言用敬。保元子釗。宏濟于

艱難。釗音昭

殆者蔡氏謂殆將也。興起。悟覺也。元子。大子也。稱元子者。蔡氏謂正其統也。釗。康王名。言天今降我疾。殆將寢疾而不起不覺矣。爾庶幾明是我言。以敬保大子釗。大濟于王事艱難也。大子之大音太

述曰。禮檀弓言孔子云。予殆將死也。蓋寢疾七日而沒。僞傳云。今天下疾危殆。蓋從殆絕句焉。非也。王憑玉几以言。今且興而悟矣。慮其殆將弗能也。興起。釋言文。悟與寤通。詩考槃毛傳云。寤覺也。釋文云。覺交孝反。又如字。詩兔爰云。尙寐無覺。謂死也。

柔遠能邇。安勸小大庶邦。思夫人自亂于威儀。爾無以釗冒貢

于非幾。

夫音乎。幾平聲。

此顧命之大要也。柔安。運近也。說詳堯典。安何也。禮曰。安取彼。思夫。猶思乎也。亂治也。有威而可畏。謂之威。有儀而可象。謂之儀。蔡氏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。自治者正其身而不假外求也。冒蒙而前也。貢進也。非幾不善之幾也。蔡氏謂幾者動之微。而善惡之所由分也。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。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。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。威儀之治。皆本於一念之微。孔子所謂知幾也。言能安遠者。先能安近。今何以勸小大衆邦。必思乎人自治于威儀。爾羣臣毋以劔蒙而前進于不善之幾。蓋庶邦遠也。威儀近也。幾尤其近也。苟有非幾。當明而先止之。斯自治其近者而已。柔安矣。

於是乎其遠者勸焉。則人亦柔安也。所謂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也。威儀自麗其身。今自治而莫定之。是以身教也。孰不勸而肆習不違乎。此卽文武大訓。而顧命則審訓命之者也。皋陶謨曰。庶明厲翼。邇可遠在茲。又曰。無敎逸欲有邦。兢兢業業。一日二日萬幾。皆思乎此也。此詩言文王者所以言萬邦作孚也。孟子言武王者所以言不泄邇不忘遠也。大學言平天下者所以言皆自明也。中庸言慎獨者所以言知遠之近。知微之顯也。○謹案自治威儀。而以柔安言之。何也。衛武公之詩曰。敬爾威儀。無不柔嘉。蓋其思自治之敬也。其柔安之道與。尹吉甫之詩曰。仲山甫之德。柔嘉維則。又曰。威儀是力。故曰。袞職有關。維仲山甫補。

之。蓋其補非幾之闕也。其皆柔安之道與。斯道也。非卽成王之死而不忘者乎。蘇氏曰。死生之際。聖賢之所甚重也。成王將崩之一日。被冕服以見百官。出經遠保世之言。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。明矣。其致刑措宜哉。呂氏曰。曾子將終。以示孟敬子。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。然則道之同也。泄音薛

述曰。引禮者。曲禮文。疏云。安取彼。猶何取彼。蓋以安爲何也。易同人象傳。疏同。論語云。安見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而非邦也者。亦其例也。僞傳云。安小大衆國。勸使爲善。蔡傳云。安寧勸導。小大不可偏。皆於文未適也。釋詁云。柔安也。今言柔。又言安。豈複也乎。此以安爲何。與所謂思夫者爲

呼應之辭。上下經文。皆相貫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履信思乎順。蓋諸經以夫爲語助者。多與乎同。有威而可畏。謂之威。有儀而可象。謂之儀。襄三十一年左傳文。蓋古訓也。成三十三年左傳云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。蓋民者人也。猶詩稱先民。統君臣而言也。僞傳云。羣臣宜思夫人。夫人自治於威儀。然後足以率人。汝無以釗冒進於非危之事。此傳讀夫若扶也。論語云。夫人不言。其例也。釋文云。夫人如字。注同。非也。此据召誥傳。夫讀如字。而失之也。蔡傳云。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。自治於威儀爾。蔡以思夫爲言。與傳言夫人者不同。言人自亂于威儀。猶商書言人自獻于先王也。蔡以思自成王言。

之。若成王至是乃思之者。於義未融也。傳以思自羣臣言之。於義未悉也。經固統釗與羣臣言之也。傳釋幾爲危。書疏謂非事危事。以事言之。於經病添文也。釋文云。冒馬鄭王作勛。蓋異文也。或曰。於非幾言勛勉者。猶盤庚言勸憂也。釋文云。貢馬鄭王作贛。馬云。陷也。江氏云。說文。陷作贛。故馬義然也。又云。冒觸也。周語云。宜觸盲人。非幾不善也。易繫辭傳云。幾者動之微。吉之先見者也。說文云。吉善也。然則幾爲善矣。幾爲善。則非幾爲不善矣。言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。此江氏之申馬義也。繇今攷之。易繫辭傳云。知幾其神乎。蓋知幾則有吉無凶。故曰吉之先見者也。豈謂幾之必吉邪。幾者動之微。非幾猶未陷也。蒙而前進。則陷

矣。蔡義與馬義不同。而該馬義於其中也。說文云。冒家而前也。冢。今作蒙。言蔽其目也。襄四年左傳云。冒于原獸。杜注云。冒。貪也。蓋貪于原獸。則蒙而前矣。凡物之上進者。皆曰貢。則貢者進也。或曰。周語云。國之將亡。其君貪冒辟邪。文十八年左傳云。貪于飲食。冒于貨賄。杜注云。冒亦貪也。詩楚茨毛傳云。幾期也。孟子云。不及貢。謂不及貢期也。以言此經。言汝無以釗貪貢于非期。此古說也。史記言願命者云。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。務在節儉。毋多欲。以篤信臨之。今願命中。惟冒爲多欲之義爾。釋文云。冒。一音墨。是古說以爲貪墨也。今不從者。於義未深也。君子防微。有止欲於其先者矣。引萬邦者。詩文王文。孟子



趙注云。泄狎也。朱子云。邇者人所易狎。蓋非幾所繇動也。引威儀者。詩抑及烝民文。鄭箋云。柔安也。又云。嘉美也。毛傳云。有袞冕者。君之上服也。仲山甫補之。善補過也。鄭箋云。袞職者。不敢斥王之言也。莊三十二年。穀梁傳云。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。以齊終也。范注云。齊絜。蓋正其終也。史記云。成康之際。刑錯四十餘年不用。錯與措通。

茲既受命。還出綴衣于庭。越翼日乙丑。王崩。還音旋

此言既顧命而王崩也。還者羣臣退也。綴衣。謂所聯綴之室衣。出者徹之也。庭。謂路寢之庭。蔡氏以爲若喪大記。疾病君徹縣者是也。翼日。明日也。天子死曰崩。縣音懸

述曰。綴衣。詳立政篇。春秋。莊公三十有二年。八月。癸亥。公

斃于路寢。穀梁傳云。路寢正寢也。寢疾居正寢。正也。則王崩可知也。周官小胥云。王宮縣。諸侯軒縣。蓋樂縣也。疾病則徹焉。天子死曰崩。曲禮文。周官幕人疏引鄭云。連綴小斂。大斂之衣于庭中。蓋鄭讀曰還出。失之矣。下文何以言設綴衣于大斂後乎。禮檀弓云。喪具。君子恥具。一日二日。而可爲也者。君子弗爲也。注云。辟不懷也。王制云。六十歲制。七十時制。八十月制。九十日修。惟絞紵衾冒死而後制。此大夫以下且然。況於王乎。江氏以鄭說爲豫凶事。是也。釋文云。王崩馬本作成。王崩馬云。安民立政曰成。馬之釋成。從周書諡灋也。漢志。白虎通所引者。與馬同。周官鄭司農注。於司几筵引有成字。於天府引則無之。蓋異文也。或

曰成者王生稱之也。蓋生號也。沒以爲諡焉。呂氏春秋云。文王造之而未遂。武王遂之而未成。周公抱少主而成之。故曰成王。史記魯世家云。周公誡伯禽曰。我文王之子。武王之弟。成王之叔。此成者。王生稱之也。非也。此史之追稱云爾。史記晉世家云。蕭桐姪子。頃公母。頃公母。猶晉侯母。蓋頃公母者。史之追稱。左傳本稱寡君之母也。漢本紀云。家令說太公曰。今高祖雖子。人主也。漢書改高祖爲皇帝。從本稱也。史之追稱。古有之矣。左傳云。陳桓公方有寵于王。其例也。詩序云。昊天有成命。郊祀天地也。其詩云。二后受之。成王不敢康。周語引此詩而釋之云。是道成王之德也。成王能明文昭。定武烈者也。韋昭云。謂文武成其王功。

非謂周成王身也。詩鄭箋與周語義同。此猶酒誥言殷者亦言成王德顯也。賈誼新書云。昊天有成命。頌之盛德也。二后。文王武王也。成王者武王之子。文王之孫。非也。郊祀之詩。必周公相成王爲之也。制禮作樂。孰大於是乎。必非遯康王爲之也。旣爲成王郊祀之詩。雖成王生有其稱。若商頌。湯稱武王者。亦豈稱之以郊祀哉。曲禮云。父前子名。王之事天。猶事父也。是未可據詩以爲生號也。且生號亦不然矣。經下文言新陟王。此進告者所稱也。以王崩未諱亦無生號也。苟有生號。則進告者當從之稱成王矣。何以稱曰新陟王乎。然而今又不從成王爲追稱者。何也。春秋書崩者。書曰天王崩。則史稱王崩者。於文尤適也。

大保命仲桓。南宮毛。俾爰齊侯呂伋。以二千戈。虎賁百人。逆子  
釗于南門之外。延入翼室。恤宅宗。

黃音奔

此言卽特禮而主喪也。稱大保命者。蔡氏謂以冢宰攝政也。仲南宮氏也。桓毛。其名。此二人卽上文所謂虎臣也。故以二千戈而率虎賁焉。周官。虎賁氏。下大夫二人。虎士八百人。今百人。其尤者也。俾。使。爰。引也。呂氏也。姜姓之後。伋其名。稱齊侯呂伋者。明其爲王舅也。成王母邑姜。齊大公呂望之女。伋。大公之子。丁公也。逆。迎也。范氏謂特出而迎之。所以顯之於衆。是也。經言逆。不言出者。非闕文也。繇上文可知也。上文顧命所言者。皆元子釗本在之辭。不言召立焉。今而逆之。則其出可知也。此古史之簡而明也。子釗

者。王在喪之稱。蓋稱子稱名。若親存也。南門。謂外朝所在之泉門。蓋王朝五門。泉門爲至南。故又名之曰南門。南門之外。萬民所聚也。延。進也。從後詔禮曰延。翼室。謂路寢之東夾室。蓋初喪未諒闇也。恤。憂。宅。居。宗。主。也。謂進入夾室。爰。居。主。喪。焉。蓋迎而進之者。齊侯也。萬民聚觀。非虎臣衛之不肅也。所命三人。書氏。書名。慎。其。人。也。此大保召公戒於流言之變而爲之也。周官。小司寇掌外朝之位。以致萬民而詢焉。其三曰詢立君。今王立元子釗。則無詢矣。然萬民於子釗。猶未覩也。非釋衆疑之道也。今自南門而出入焉。是歷乎外朝。致萬民之所也。萬民不昭然哉。呂氏曰。發命者。家宰。承命者。勳戚顯諸侯。慮患深矣。入自端門。萬民

咸覩與天下共之也。延入翼室。爲憂居之宗。示天下不可  
一日無統也。唐穆敬文武以降。闕寺執國命。易主於宮掖。  
而外廷猶不聞。然後知周之制不可廢也。大公之大音太  
朝直遜反諫闕

皆平聲  
闕音奄

述曰。仲氏者。隱八年左傳所謂以字爲氏也。君奭稱南宮  
括。則毛蓋賢臣之後也。漢書古今人表。作中桓。南宮髦。蓋  
異文也。周官虎賁氏云。國有大故。則守王門。大喪亦如之。  
其下旅賁氏云。喪紀則執戈盾。蓋以旅助乎虎賁也。俾使  
釋詁文。說文云。爰引也。故援者。以手引之也。周語云。祚四  
嶽國。賜姓曰姜。氏曰有呂。蓋呂者。四嶽之後也。昭十二年  
左傳云。齊王舅也。傳自呂。佞事康王者。言之也。杜注云。成

王母齊大公女。此昭元年左傳所謂武王邑姜也。史記齊世家云。大公卒。子丁公呂伋立。蓋齊侯也。釋詁云。爰于也。又云。于。於也。僞傳云。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。呂伋索虎賁百人。伋爲天子虎賁氏。非也。周之兵。司馬掌之。虎賁氏屬焉。當是時。領司馬者畢公也。虎賁氏秩下大夫。今勳戚顯諸侯如呂伋者。豈入而兼爲之乎。如兼爲之。何以大保不卽命呂伋乎。索之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逆迎說文義也。范氏者祖禹也。宋史有傳。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。君存稱世子。君薨稱子某。旣葬稱子。踰年稱公。則王崩可推也。此所稱者。謂其民臣稱之也。文九年公羊傳云。以諸侯之踰年卽位。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。以天子三年然後



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。踰年稱公矣。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。緣民臣之心。不可一日無君。緣終始之義。一年不二君。不可曠年無君。緣孝子之心。則三年不忍當也。此所稱者。謂天子諸侯之自稱也。故白虎通釋之云。謂稱王發號令也。若夫經下文稱子。釗爲王者。何也。春秋繁露云。天子三年然後稱王。經禮也。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。變禮也。康王以子繼父。非有他故。而稱王者。史臣之辭也。詳下文疏。僞傳云。臣子皆侍左右。將正大子之尊。故出於路寢門外。蔡傳言路寢門者。略同。繇今攷之。路寢門者。經稱之日畢門。不稱南門也。外朝詳召誥。攷位疏。五門詳下文疏。或曰。此大子在外奔喪而逆之也。無逸云。其

在高宗時。舊勞于外。則天子有在外者。如其說。則成王之命。何以不言召立元子釗邪。覲禮云。擯者延之曰升。注云。從後詔禮曰延。釋詁云。延進也。喪禮既殯。居倚廬。蓋在中門外之東。所謂諒闇也。今未殯。居翼室。必路寢之東矣。夾室東西。如鳥之翼也。喪大記云。既正尸。子坐于東方。卿大夫。父兄子姓立于東方。則此之居東可推也。喪大記注云。正尸者。遷尸。牖下南首也。白虎通言宗族云。宗尊也。爲先祖主也。蓋尊之所以主之也。漢書周勃傳云。謁者持戟衛端門。今言端門。以明南門之正爾。唐穆宗敬宗文宗武宗。此四世也。闕寺者。蓋周官奄人寺人也。唐之宦官。其職也。若敬宗卽位二年。宦官劉克明等弑帝。立絳王悟。宦官王

守澄等討克明。殺悟立江王涵。卽位。是爲文宗。若武宗疾不能言。宦官定策立太叔忱。帝崩。太叔忱卽位。是爲宣宗。若懿宗崩。宦官立少子普王儼爲太子。卽位。是爲僖宗。皆闍寺執國命者也。見新舊唐書。

丁卯命作冊度。

此將傳顧命而先有作也。丁卯王崩之三日也。命者承上文大保而言。其命於三日者。宋王氏謂大斂後也。冊者顧命之書冊也。命大史作之。度者傳冊之禮度也。命大宗作之。經不言所命者。皆見下文也。禮以義起。故謂之作。

述曰。儀禮士喪禮。自死之日言之。厥明小斂。又厥明大斂。而儀禮無言天子之喪者。於是乎言天子斂日異矣。王氏

安石云。尊卑皆同。故以丁卯爲大斂日焉。書疏於下文引鄭云。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。今攷王制云。天子七日而殯。王以乙丑崩。辛未爲七日。壬申爲八日。鄭以大斂與殯同日。而云然者。曲禮云。生與來日。死與往日。鄭注云。與猶數也。生數來日。謂成服杖。以死明日數也。死數往日。謂殯斂。以死日數也。此士禮貶於大夫者。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。今鄭不數乙丑。則壬申爲七日。是癸酉爲大斂之明日也。然曲禮下文。不曰知生者弔。知死者傷乎。生者與之來日。故弔之。死者與之往日。故傷之。豈如鄭說乎。孝經云。三日而食。教民無以死傷生。毀不滅性。此聖人之政也。中庸云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一也。夫三日而食。非以旣大斂乎。如天

子以七日大斂。且以來日數也。是八日而食矣。其不毀而滅性乎。僞傳云。命史爲冊書灋度。蔡傳同。書疏云。經不言命史。史是常職。不假言之。非也。經何以言命士須材乎。周官內史掌策命。疏固據言之矣。而疏云。旣作策書。因作受策灋度。絲是言之。是豈史兼作之乎。策與冊通。

越七日癸酉。伯相命士須材。

相去聲。

此本書其傳。顧命之日而先於是日言喪紀也。癸酉旣殯之二日也。言大保。又言伯相者。互文相備也。蔡氏謂召公以西伯爲相也。周官山虞之屬皆士爲之。故今命焉。須需也。言待用而取之也。材。謂材木。將以爲槨也。禮曰。旣殯。旬而布材。謹案下文所敘者。陳設而傳顧命。遞乎朝享而

反喪服。皆癸酉之日也。蓋自丁卯之日。凡所命者。作冊焉。作度焉。其事以七日而皆豫矣。其陳設之文雖繁。其行禮之節實簡。固可行之一日閒也。何疑於冊命之重。而史不日哉。先儒以爲闕文。非也。癸酉之日。先命頒材者。喪事嚴也。其陳設卽於癸酉之日者。神席不可以先虛。重器不可以遽襲。崇敬之道也。喪先結反

述曰。周官大宗伯云。九命作伯。注云。謂上公有功德者。加命爲二伯。蓋東伯西伯也。隱五年公羊傳云。三公者何。天子之相也。書疏引王云。召公爲二伯。相王室。故曰伯相。蔡言西伯者。据下文大保率西方諸侯也。或曰。相卽相被冕服之相。伯其長也。非也。材木。蓋送死之大事。豈不以冢宰

命之乎。且士者統百祀虞人而言也。非冢宰何以能命之乎。周官云。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。下士八人。令萬民時斲材。有期日。林衡每大林麓。下士十有二人。若斲木材。則受灋於山虞。而掌其政令。此士之職也。易彖傳云。需須也。今轉注之。引禮者。檀弓文。注云。材。槨材也。檀弓云。君卽位而爲椁。歲一漆之。藏焉。此言棺也。又云。天子崩。虞人致百祀之木。可以爲棺槨者。斲之。此言棺之槨也。疏云。百祀者。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。必取祀木者。賀瑒云。君存則人神均慶。沒則等其哀傷。是也。充虞問於孟子云。使虞敦匠事。嚴虞不敢請。謂材木之事也。此喪紀不可緩者也。

狄設黼辰綴衣。

辰依上聲

自此而下八節。方傳顧命而陳設之度也。狄者蔡氏謂供役者也。喪大記曰。狄人設階。不言命狄者。統於上文命作冊度之中也。展者依也。黼展者。繪黼爲斧文之飾。在王位後而依之也。禮說以爲如屏風然。蓋狄之所設者。設於路寢。如王生時。經先言此者。以四嚮皆兼設之也。蔡氏謂不知神之在此乎。在彼乎。故兼設之也。依如字

述曰。祭統云。翟者樂吏之賤者也。翟與狄通。蓋吏役通稱也。書疏云。狄設亦伯相命之。不言所命。從上省文也。疏言省文是矣。其言伯相命之。於義未悉也。論語云。簋豆之事。則有司存。此從上之作冊度者命之爾。釋器云。黼謂之斧。詳皋陶謨篇。展。漢石經作衣。蓋衣者依也。亦展之義也。釋



宮云。牖戶之閒。謂之展。書疏引李巡云。謂牖之東戶之西。是也。展與依通。周官司几筵云。王位設黼依。注云。依之制如屏風然。蓋以漢制明之也。黼依者。覲禮所謂斧依也。展以戶牖之閒而名。本其初言之爾。其後隨王位所依而設焉。經下文不惟言牖閒者。以此也。禮郊特牲云。不知神之所在。於彼乎。於此乎。此蔡義之所繇也。

牖閒南嚮。敷重篋席。黼純華玉仍几。

重平聲。篋眠結反。純中盾反。

牖戶之閒。謂之展。此黼展之正位也。蓋路寢之北。其中爲室。室南其戶。戶東而牖西。故黼展在其閒。則南嚮焉。經不言戶閒。省文也。敷。布也。篋。鄭氏謂析竹之次青者。是也。蓋滅上青而取次青。編以爲席。蔡氏謂桃枝席也。禮曰。天子

之席五重。今布而重之。篋席則其上重也。周官所謂加次席黼純也。白與黑謂之黼。緣謂之純。席飾也。華玉美采之玉。几飾也。仍因也。蔡氏謂因生時所設也。周官曰。凶事仍几。是也。蓋事死如事生。欲其神之來安也。王氏謂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。緣去聲

述曰。牖戶之間謂之辰。釋宮文。蓋爾雅釋宮。言禮者必稽焉。朱子脩儀禮釋宮一篇。其大略也。今言路寢者資之矣。周官司几筵注。引嚮作鄉。說文引敷作布。鄭義見書疏。禮器疏引鄭云。不用生時席。新鬼神之事故也。非也。周官司几筵云。凡大朝覲。大饗射。凡封國命諸侯。王位設黼依。依前南鄉。設莞筵。紛純。加纁席。畫純。加次席。黼純。左右玉几。

先鄭云。紛讀爲粉。謂白繡也。後鄭云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。纁席削蒲蕩展之。編以五采。畫謂雲氣也。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。今攷桃枝竹也。釋草云。桃枝四寸有節。蓋其宜於篋者也。篋說文引作奠。則文之假借爾。必謂文不從竹而改蔑者固也。說文云。奠席。纁蕩席也。讀與蔑同。絲是推之。易剝初六云。剝牀以足。蔑貞凶。象傳云。以滅下也。今析竹者剝而滅之。故爲篋焉。釋文引馬云。篋纁蕩也。引禮者禮器文。周官司几筵云。掌五席之名物。明王位之席五重也。蓋筵席通稱。延之則爲筵矣。藉之則爲席矣。詩行葦云。肆筵設席。其義也。詩斯干云。下莞上簟。言寢席也。而坐席可推矣。今以敷重言之。其下莞筵一重。其上纁席再重。又

其上次席再重。是以三爲五也。白與黑謂之黼。攷工記文。緣謂之純。釋器文。仍因釋詁文。周官司几筵云。凡吉事變几。凶事仍几。注云。吉事。王祭宗廟。每事易几。神事文。示新之也。是矣。又注云。凶事。謂凡奠几朝夕相因。喪禮略。非也。鄭於此經。篋席。又何以言新之。而不言略之者乎。喪禮。凡復必以死者之衣。求之以生時之常也。今仍几亦然也。書疏於僞傳言四坐者。謂王肅說皆同。蓋襲王爲之也。

西序東嚮。敷重牀席。綴純。文貝仍几。

牀之履反

東西牆謂之序。蓋路寢室外之堂。東西牆也。經自西序而東。序者。以王殯在西階之上也。牀。平也。謂蒲平。馬氏以爲青蒲。是也。綴。表也。聯綴之以表其外。謂纁纁也。周官所謂

蒲筵續純也。凡黼紛皆畫而後續。經分言之者。互文也。文貝者。若餘蚺之貝黃白文。餘泉之貝白黃文。可爲飾也。鄭氏謂此旦夕聽事之坐也。

續音繪  
蚺音池

述曰。東西牆謂之序。釋宮文。郭注云。所以序別內外是也。禮檀弓云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。蓋殯時尚西也。詩大東云。周道如砥。毛傳以砥平釋之。孟子引作底。則底者平也。釋名云。蒲萃以蒲作之。其體平也。萃本作平。太平御覽引說文云。蕭蒲子。可以爲平席也。世謂蒲平。馬義見釋文。書疏引鄭云。底致也。篋織致席也。致與緻通。說文云。緻密也。絲鄭言之。則篋其未致矣。夫篋有其致者。上文稱篋席。奚以知其未致也。牖閒之席。正位也。反不設其致者乎。詩長發

云。爲下國綴旒。毛傳云。綴表也。大戴禮盛德篇云。赤綴戶也。白綴牖也。蓋聯綴之以表其外也。周官司几筵云。蒲筵。纘純。注云。纘畫文也。然畫純爲畫矣。何纘純亦爲畫乎。或曰。釋言云。畫形也。蓋畫成形者。攷工記云。山以章。水以龍。所謂畫也。纘分次者。攷工記云。青與白相次也。赤與黑相次也。所謂纘也。繇今攷之。所引攷工記者。其上文云。畫纘之事。雜五色。其下文云。凡畫纘之事。後素功。其貫於上下文云。五采備。謂之繡。蓋統言之。非析言之也。賈疏云。以纘繡皆畫之。又云。凡繡亦畫。乃刺之。是也。互詳泉陶謨疏。周官司几筵。所謂純者。有四焉。紛畫繡纘也。惟無所謂綴純者焉。蓋綴純者。其纘純也。爾雅釋魚云。餘氈。黃白文。餘泉。

白黃文。蓋貝之稱名者凡十。斯二者則以文稱也。書疏於  
僞傳言此坐者。謂鄭王亦以爲然。蓋王與鄭同。而僞者襲  
之也。儀禮士相見禮云。凡燕見于君。必辨君之南面。若不  
得。則正方不疑君。君在堂。升見無方階。辨君所在。注云。辨  
猶正也。君南面。則臣見正北面。君或時不然。當正東面。若  
正西面。不得疑君所處。邪鄉之。此謂特見圖事。非立賓主  
之燕也。疑度也。升見升堂。見於君也。君近東。則升東階。君  
近西。則升西階。繇是言之。則旦夕聽事。非必東嚮也。而可  
於東嚮言之矣。鄉與嚮通。

東序西嚮。敷重豐席。畫純。雕玉仍几。

雕多條反

豐茂也。謂豐草。王氏以爲豐亮是也。周官所謂莞筵也。畫

雜五色。將續則先畫也。雕琢也。王氏謂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。莞音官

述曰。豐茂。釋詁文。詩湛露云。在彼豐草。言其茂也。釋草云。莞。苳離。又云。蘆鼠莞。郭注皆以莞席言之。詩斯干箋云。莞小蒲之席也。夫草之小者亦茂。故曰豐焉。易彖傳云。豐大也。六二云。豐其蔀。釋文云。蔀。鄭作菩。謂小席。說文云。菩。草也。書疏引鄭云。豐席。刮凍竹席。或曰。說文云。凍。冰也。又云。刷。刮也。則刮亦刷也。周官云。凌人秋刷。言刷冰也。鄭以言竹席之光寒也。今不從者。以言乎豐。於文未洽也。書疏引鄭云。畫。純似雲氣。畫之爲緣。鄭自一端言之爾。釋器云。玉謂之彫。彫。謂之琢。雕與彫通。禮文王世子云。始之養也。適



東序釋奠於先老。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。注云。三老五更各一人也。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。名以三五者。取象三辰五星。此天子之養國老者也。饗禮大於燕。今言饗者。舉其大也。饗禮今亡。燕禮云。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。西鄉。設加席。公升。卽位于席。西鄉。蓋阼階在東序前也。此諸侯之燕羣臣者也。鄉與嚮通。絲是推之。則王之燕可推也。則王之饗亦可推也。

西夾南嚮。敷重筍席。元紛純漆仍几。

夾工洽反筍詢上聲又音笏紛音分漆音七

西夾謂路寢西序外之夾室。所謂翼室也。不設東夾席者。王方恤宅其中也。筍竹萌。其皮爲筍箬。宜編席焉。馬氏謂筍箬也。筍古通筠。析之亦宜編席焉。鄭氏謂筍析竹青。

皮也。禮器曰。如竹箭之有筠。元紛。鄭氏謂元組也。漆木汁。可髹飾者。王氏謂此親屬私宴之坐也。音弱。髹音油。

述曰。禮雜記有夾室之稱。夾室者。自東堂西堂言之也。書疏以爲夾中央之室。非也。儀禮公食大夫禮云。大夫立於東夾南。今經言西夾。則東夾可推也。或曰。夾非夾室也。夾者。東西序外之稱爾。聘禮。宰夫設餼。堂上之饌八。西夾六。蓋西夾亦西堂上也。如其說。則經何以無東夾席乎。經所謂翼室者。安在乎。夾室豈不可與堂通乎。筍竹萌。釋草文。馬義見釋文。說文云。筍竹筍也。又云。楚謂竹皮曰筍。蓋馬以爲筍之籜皮也。鄭筍義見禮器疏。周官均人公甸注云。甸均也。易坤爲均。今書亦有作甸者。蓋古通也。今以說文

遺筠字焉。必謂禮器之文後改者固也。經下文云。一人冕執劉。說文亦遺劉字焉。幸而漢天子姓劉氏。皆知其所遺爾。否則不又疑之乎。禮器釋文云。筠。子貧反。鄭云。竹之青皮也。顧命釋文於馬義云。筍。息允反。又引徐云。子竹爲席。于貧反。蓋徐氏邈之說也。僞傳云。筍。弱竹。徐氏以爲子竹者。猶傳意也。然子竹爲席。則編之而不析者。將何以純之乎。鄭紛義見書疏。說文云。組。綬屬。鄭周官司几筵注。所以言紛如綬也。漆者。漆之假借也。說文云。漆。木汁。可以繫物。象形。漆如水滴而下。蓋詩之所謂漆也。周官大宗伯云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。詩序云。湛露。天子燕諸侯也。其詩云。厭厭夜飲。在宗載考。鄭箋云。夜飲之禮在宗室。同姓諸

侯則成之。蓋私燕在室中也。宴與燕通。詩采蘋云。于以奠之。宗室牖下。此大夫之禮也。况天子宗室。其牖下豈私燕乎。明必在夾室也。詩楚茨云。備言燕私。此祭畢之燕。則存乎東序矣。與此宴於無事者不同。儀禮特牲饋食禮云。祝命徹俎俎豆籩。設于東序下。注云。俎俎主人之俎。設于東序下。亦將燕也。此士之祭畢之燕也。不既在東序乎。况王之燕乎。

越玉五重。陳寶赤刀。大訓宏璧。琬琰在西序。大玉夷玉。天球河圖在東序。重平聲琬音宛琰以冉反

越踰也。五重之玉不名者。所寶非在此玉也。蓋古者布席於地。如陳寶席上。則已卑矣。今席置重玉。踰玉之五重。而

陳赤刀諸寶於其上焉。所以成大觀也。赤刀者若公劉之詩所謂鞞琫容刀也。赤者刀飾。周尚赤也。大訓者上文所謂文武之大訓也。蓋堯舜禹湯之道皆於大訓傳之矣。宏璧大璧也。琬圭也。琰亦圭也。大玉與夷玉相次。蓋視夷玉尤遠者。若周書王會篇稱伊尹四方獻令。謂正北以白玉爲獻也。夷玉鄭氏謂東北之珣玕琪也。天球蔡氏以爲鳴球是也。蓋球之天成非人爲者。故寶之也。河圖者易所謂河出圖。聖人則之也。禮曰。河出馬圖。蓋籠馬負圖。神物之寶也。陳寶以重玉藉之。在西序者。陳東嚮之前。在東序者。陳西嚮之前。皆以北爲上。蓋牖閒南嚮故也。史於北面敘之。則自下而上矣。寶莫重於大訓焉。成王嗣守大訓者也。

今殯於西階之上。故西序所陳大訓正東嚮之中。貴其爲文德之本也。知大訓必正中者。以大訓既不在上。必不可在下也。其上大璧琬琰。貴其爲文德之器也。其下赤刀。貴其爲武功之用也。正中而上文下武。王者之治也。赤刀於下。衡陳之。則可以配其上矣。或赤刀不一而配之也。東序不正西嚮之中。以明西序大訓正中之獨尊也。東序惟以上下言之。河圖神物。故上焉。天球亦神物。故次上焉。貴其爲文德之象也。夷玉遠物。故下焉。大玉尤遠物。故至下焉。王者不荒於遠也。必陳遠物者。貴其爲文德服遠人之效也。上文所謂柔遠能邇也。周官天府之職曰。凡國之玉鎮。大寶器藏焉。若有大祭大喪。則出而陳之。楊氏以爲示能。

傳者是也。○謹案易曰：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此河圖爲作八卦者，觀濼之文也。非河圖卽八卦也。河圖蓋周衰亡之不傳久矣。今以易大衍之數，所謂五位者，列而爲圖，一六位於北，二七位於南，三八位於東，四九位於西，五十位於中，此固易之圖也。古如有是圖，當在大訓中矣。蓋書策之圖，猶洛誥所謂圖也。非所謂河圖也。況其推易緯而圖之，乃謂神物之本然，豈足徵乎？韓必鼎反，琇音捧，珣音詢，玕云呀反，琪音其，衡音橫。

述曰：說文云：踰，越也。今轉注之，釋文引馬云：越，玉越地所獻之玉也。然越非產玉，周書王會篇無言南方之獻玉者。

僞傳云。於東西序坐北。列玉五重。又陳所寶。蓋傳釋越爲於。以大璧琬琕爲二重。以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。非也。夫寶陳序北。則西序東嚮者。豈大訓亦旁睨而不嚮之乎。琬琕固二重。則六而非五矣。易觀彖傳云。大觀在上。今陳寶者象焉。書疏引鄭云。赤刀。武王誅紂時刀。今無以見其必然也。詩公劉毛傳云。容刀。言有武事也。蓋武事之容也。疏云。鞞者。刀鞘之名。琕者。鞞之上飾。此所以爲容也。周官天府疏引鄭云。大訓者。先王德教。虞書典謨是也。今不出之者。以未顧上文而言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大璧大琕大琕皆度尺二寸者。鄭以琬琕蒙宏之文也。攷工記云。大琕十有二寸。此宗后所守之度也。鄭以推王之大璧爾。攷工記云。琬



圭九寸而縑以象德。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。此王使所執之瑞也。鄭以推王之琬琰爾。攷工記云。璧羨度尺。好三寸以爲度。注云。好璧孔也。爾雅曰。肉倍好謂之璧。又典瑞注云。羨長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大玉華山之球也。今攷釋地云。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。則石也。非球也。釋文引馬云。夷玉東夷之玉也。鄭義見書疏。鄭繇馬而寶之也。釋地云。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。今言東北者。周官職方氏云。東北曰幽州。其山鎮曰醫無閭。是也。說文云。醫無閭之珣玗琪。周書所謂夷玉也。蓋鄭與之同。僞傳云。夷常也。蓋以夷通彝。然常玉則何寶之乎。書疏引鄭云。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。又鄭於大玉三者云。皆璞。

未琢治。故不以禮器名之。今攷大玉。夷玉。殆然矣。若夫名之曰球。雖未琢治。固禮器也。球貴其聲。不以色貴也。釋文引馬云。球。玉磬。此蔡義之所繇也。引易者。繫辭傳文。引禮者。禮運文。注云。馬圖。龍馬負圖而出也。或曰。周官。廋人云。馬八尺以上爲龍。其出於河者。猶漢武時。天馬出於渥洼水中也。僞傳云。伏羲王天下。龍馬出河。遂則其文以畫八卦。謂之河圖。傳以爲河圖卽八卦也。論語孔注云。河圖八卦是也。此與書疏引王肅。顧命注同。或曰。論語孔注亦僞孔爲之爾。今攷漢志云。劉歆以爲。虞義氏繼天而王。受河圖。則而畫之。八卦是也。此豈以爲河圖卽八卦乎。虞與伏通。史記云。犬戎殺幽王。驪山下。盡取周賂而去。胡氏涓据。

之謂河圖亡於其時也。殆然矣。故自漢世無傳河圖者。迨於宋世。華山道士陳搏傳河圖於种放諸人。莫知其所繇始也。其圖爲白黑點者五十有五焉。易之象。實者陽也。今白而虛之。虛者陰也。今黑而實之。失其象矣。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易緯乾鑿度云。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。蓋四正四維。皆通乎中央也。鄭易注言大衍及四象者。皆以生成之數言之。鄭乾鑿度注云。易有四象。文王用焉。布六于北方以象水。布七于南方以象火。布八于東方以象木。布九于西方以象金。四營而成易。由是而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數。此鄭以緯傳經而爲之說爾。雖然。緯固不以九宮爲河圖也。鄭易注云。春秋緯曰。河龍圖發。洛龜書成。河圖有

九篇。洛書有六篇。然則與搏所傳者異矣。蓋搏推九宮而爲河圖也。且通其說於洛書焉。而申之者。以爲是圖也。吾儒失之。流於彼家。斯未察歟。朱子采之。蔡傳從之。蓋喜其數之實。通乎大衍也。而忘其圖之名。襲乎河圖也。雖然。辨其名而觀其實。蓋數之五位存焉。胡氏辨之。而以爲數之五位。卽天地之數。五奇五偶云爾。是言其數。而失其數之位也。則過矣。互詳鴻範疏。山海經云。伏羲氏得河圖。夏后因之。曰連山。黃帝氏得河圖。商人因之。曰歸藏。列山氏得河圖。周人因之。曰周易。蓋不惟以伏羲言也。伏羲者。包犧也。以聲轉而異焉。周官天府疏引鄭云。河圖。圖出於河。帝王聖者之所受。鄭亦不惟以伏羲言也。江氏云。河圖。文王

所受者。墨子曰。天命周文王。伐殷有國。泰顛來賓。河出綠圖。是也。周受命所自。故寶之。今不從者。山海經多誕。讖緯喜言河圖。其亦斯誕也。而鄭惑焉。墨子之言。孟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。此其誕之所從來遠矣。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。堯時受河圖。龍銜赤文綠色。此書緯也。廣博物志引尸子云。禹理鴻水。觀於河。見白面長人。魚身。出曰。吾河精也。授禹河圖。而還於淵中。尸子之言。猶墨子也。宋書符瑞志云。周公攝政七年。與成王觀於河。沈璧禮畢。榮光竝出。青龍臨壇。銜元甲之圖。坐之而去。宋志之言。猶書緯也。若夫晉志則言黃帝創受河圖矣。論語讖則言五老告舜河圖矣。其誕又班班若斯也。絲今攷之。天命之始。將開斯文。

馬圖之象。所謂觀鳥獸之文也。易固著其爲包犧氏也。所謂聖人則之者。此也。謂文王周公受河圖。將言其則之作矣。黃帝舜禹受河圖。何無所則而作乎。謂劉歆稱河圖洛書相爲經緯。將言禹之鴻範亦河圖之則也。則箕子言天錫禹鴻範。何不遂言其錫河圖乎。禹於河圖無所則而作也。天何爲而錫之乎。論語云。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。吾已矣夫。此猶檀弓稱孔子言明王不作。而天下莫能宗子也。其言猶詩之比興。蓋傷時者難言之也。非謂古者屢致河圖。今必思其又致也。漢書儒林傳請歎已不逢明君。是也。董子謂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。則以辭害意矣。孔子得位。將必致河圖乎。虞書云。鳳皇來儀。召公之詩。

云。鳳皇鳴矣。是其再至也。非先期之也。周公謂召公云。我則鳴鳥不聞。於既聞者。懼其去也。非先期之也。論語云。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已可也。三年有成。未聞自決其所致何祥也。且鳳鳥再至。召公歌之。周公言之。河圖數出。何易不言其數出也。然河圖之出。若易若書。若論語。皆言之矣。歐陽氏猶不信焉。其亦以世言河圖之多誣也。而欲絕之乎。其弊也。則疑經。然以信經。故而遂信諸子百氏之書。其弊也。則亂經。慎哉。閻氏云。朱子表章四書。有龍駒出於九峯山下。龍首馬身。若負河圖者。父老來賀。以爲與麟至同符。閻氏蓋謂不必伏羲而然矣。顧其言龍駒不虛也。其言若負河圖者。則形容之辭爾。豈河圖云乎。文選典引注稱蔡

邕云。尚書曰。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。蓋蔡邕從今文也。顓頊者。以大玉夷玉。天球之殘文而譌也。如以爲顓頊氏河圖。則洛書何以不繫禹也。或曰。顓頊者。丹書也。今攷大戴禮云。武王踐阼之日。召師尚父而問焉。曰。黃帝顓頊之道存乎。曰。在丹書。又云。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。敬勝怠者。彊。怠勝敬者。亡。義勝欲者。從。欲勝義者。凶。繇是言之。是顓頊之書名丹書也。非以顓頊名書也。俞氏琰云。天球玉也。河圖與天球並列。蓋玉之有文者。非也。胡氏云。赤刀金也。大訓與赤刀並列。亦將爲金之有文者乎。或曰。文德武功。旣皆貴之矣。而又正中而上文下武。何也。蓋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。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。古者文武不分途。



一人而兼將相之用。詩六月云。文武吉甫。萬邦爲憲。何其美乎。詩泮水云。矯矯虎臣。在泮獻馘。其美固若斯也。迄於春秋之世。猶不失其美焉。故武功之事。所以使文德之行。詩江漢云。矢其文德。洽此四國。此言召虎武功而終及之也。以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。故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。詩小戎云。言念君子。溫其如玉。蓋雖秦風之言武功也。不猶以文德言乎。其後秦設武功爵。則異乎古之秦風矣。明太祖以武功得天下者也。而尊孔子文德。罷武成廟。大公之祀。則曰。大公鷹揚而授丹書。蓋太祖辯乎武功統於文德之中也。卽辯乎皆貴之而不能無上下也。書疏引鄭云。陳寶者。方有大事。以華國也。今不出之者。楊氏之義。於義

尤悉也。

允之舞衣。大貝。鼗鼓在西房。兌之戈。和之弓。垂之竹矢。在東房。

鼗音墳。兌徒外反。

此陳寶而無越玉五重者也。鄭氏謂允也。兌也和也。垂也。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。蔡氏謂皆巧工中濫度是也。垂彝共工也。舞衣謂樂舞之衣也。大貝。文貝之大者。紂囚文王時以之獻紂。殷亡復歸於周焉。鄭氏稱大傳曰。散宜生之江淮之浦。取大貝如車渠是也。大鼓謂之鼗。房者路寢之北。其東西房連中室者也。房當東西夾之北。房之南戶嚮東西序焉。聘禮記曰。自西階升。筮曰。負右房而立。此可推也。今陳寶在房。則輝映乎東西序矣。經自西房而東房者。

以王殯在西階之上也。舞衣樂之容。大貝禮之飾。鼗鼓樂之節。賁文德也。其在西房陳之者。西方物之所成。禮樂以成德爲美也。舞衣鼗鼓皆樂用焉。今不相次而陳。大貝於中者。樂之和分禮之中而爲之。且以禮飾而免於難。示子孫以憂患之不可忘。故正其中也。戈兵之近。弓矢兵之遠。賁武功也。其在東房陳之者。東方物之所生。兵以生道殺民也。戈及弓矢皆遞陳。不正其中者。兵宜遠近交資。且臣位不正其中。而物勒工名。弓有和之名。和雖異代之臣。亦同臣禮。故不正其中也。大貝如車渠。宜大觀矣。舞衣則櫛枷。鼗鼓則或足。或楹。或縣。戈則秘鐻。弓則虎韞。矢則魚服。今經不言者。以省文而可知也。蓋皆無越玉五重者也。○

謹案陳寶之日。喪事嚴矣。而有司之命。一物之陳。皆有精  
意存焉。召公元老。其治事之才何如也。而紀其事者。史文  
之達。使百世下如得之目前。亦何如其懿哉。中書之中去  
聲難去聲

音移柳音架縣古懸字秘  
音祕縛在困反韋音幽

述曰。僞傳云。允國所爲舞衣。蓋僞古文。允征者。允謂國名  
也。繇傳言之。是史之爲文。國名人名不一例也。於文未適  
也。禮記明堂位。於國名云。崇鼎。越棘。於人名云。垂之和鐘。  
彼妄記者。猶別其文矣。豈古史反不逮之乎。鄭義。見周官  
天府疏。大傳云。西伯既伐耆。紂囚之羈里。散宜生遂之犬  
戎。取美馬。駁身。朱鬣。雞目。之西海之濱。取白狐。青翰。之於  
陵氏。取怪獸。尾倍其身。名曰騶虞。之有參氏。取美女。之江

淮之浦。取大貝。大如車渠。陳於紂之庭。紂出見之。還而觀之。曰。此何人也。散宜生遂趨而進。曰。吾西蕃之臣。昌之使者。紂曰。非子罪也。崇侯也。遂遣西伯伐崇。此文王之免於難也。攷工記云。車人爲車軻。長三尺。渠。三軻者。三注云。渠。二丈七尺。謂罔也。其徑九尺。鄭司農云。渠。謂車軻。所謂牙是也。大鼓。謂之鼗。釋樂文。鼗與賁通。詩所謂賁鼓也。周官天府疏引鄭云。此鼗非攷工記鼗。鼓長八尺者。若周物。何須獨寶。鄭亦意言之爾。夫周物之美。固其寶也。曲禮云。大夫士出入君門。由闈右。蓋不正其中也。論語云。立不中門。蓋臣禮類然也。月令云。命工師效功。毋或作爲淫巧。以蕩上心。必功致爲上。物勒工名。以考其誠。蓋古之制也。曲禮

云不同。槐。注云。槐可以枷衣者。明堂位云。夏后氏之鼓足。殷楹鼓。周縣鼓。注云。足謂四足也。楹謂之柱。貫中上出也。縣縣之筭。虞也。戈秘。詳牧誓疏。曲禮云。進戈者前其鐔。注云。銳底曰鐔。詩小戎云。虎韞鏤膺。交韞二弓。毛傳云。虎虎皮也。韞弓室也。詩采芣云。象弭魚服。毛傳云。魚服魚皮也。鄭箋云。服矢服也。詩采芣云。方叔元老。毛傳云。元大也。今召公元老。非十亂之班乎。故以治事之才稱也。易小畜象傳云。君子以懿文德。釋詁云。懿美也。蓋史文美矣。其敘而可圖者。今以圖附顧命後焉。

大輅在賓階面。綴輅在阼階面。先輅在左塾之前。次輅在右塾之前。

輅音路  
阼音胙

輅。周官注引作路。綴謂聯綴也。猶漢書言屬車在後也。先謂先導也。次猶攷工記相次之次。周官巾車之職曰王之五路。玉路以祀。金路以賓。同姓以封。象路以朝。異姓以封。革路以卽戎。以封四衛。木路以田。以封蕃國。蓋玉路以祀。不以封。明其大也。繇是以降則殺之。玉路之行。殺者屬而相次。尤殺者遠而先導。蔡氏謂王乘玉路。綴之者。金路也。故金路謂之綴輅。遠者木路也。故木路謂之先輅。以木路爲先輅。則象路革路爲次輅矣。是也。蓋五路之禮。革路禮之武車也。其餘皆禮之德車也。獨以德車之象路相次者。象路以朝。革路以卽戎。孟子曰。三不朝。則六師移之。蓋諸侯不朝。斯王不以朝而以卽戎矣。此象路與革路所以相

次也。猶陳寶明文德武功之義也。賓階西階也。阼階東階也。門側之堂謂之塾。今言路寢門內也。面南面也。以門內北面言之。則左西而右東焉。經於階不言前。而以面言之。於塾不言東西。而以左右言之。明北面與南面車轅相面也。自西而東者。敬王殯也。先輅與大輅相面。明導大輅之先也。明綴輅次輅皆從大輅之後也。次輅與綴輅相面。明次輅亦以次而綴之也。周官典路之職曰。掌王之五路。若有大祭祀則出路。大喪大賓客亦如之。蔡氏謂大喪出輅禮也。殺音曠屬音燭

述曰。輅作路者。周官典路注所引文也。漢書賈捐之傳云。文帝詔曰。鸞旂在前。鳳車在後。蓋車行而於後屬之也。攷



工記云青與白相次也。赤與黑相次也。以相反者爲相次。今德車與武車亦相反也。曲禮云武車綏旌。德車結旌。疏云謂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。故曰德車。其義也。周官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。大戴禮朝事篇同。禮器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者。蓋所聞異也。繁與樊通。巾車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。今馬大帶也。纓今馬鞅。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。十二就就成也。巾車云金路九就。象路七就。革路五就。而木路不言就焉。蓋降殺以兩。木路三就不言可知也。郊特牲云先路三就。是也。巾車注謂木路飾與革路同。非也。禮器云次路繁纓七就。郊特牲云次路五就。合之則與巾車言象革者同。而次路之相次昭然矣。綴典路注引作贊。

書疏典路疏引鄭云。大路。玉路。贄路。次在玉路後。謂玉路之貳也。先路象路。門側之掌。謂之塾。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。與玉路相對也。次路象路之貳。與玉路之貳相對。在門內之東北面。贄。次是從後之言。二者皆爲副貳之車。不陳。金路革路。木路者。主於朝祀而已。孫氏謂五路之貳。巾車無文。大戴禮朝事篇云。天子乘大路。貳車十有二乘。是大路有貳也。朝於五禮屬賓。則金路以賓。亦宜陳之。今不陳者。蓋喪中受朝。不迎賓。無所用金路也。此申鄭而言之也。今以周官攷之。道僕於象路云。掌貳車。戎僕於戎車云。掌倅車。田僕於田路云。掌佐車。倅與佐。皆貳也。而皆非典路掌之。然則出路不出其貳也。出路者。事死如事生。爲成王

也。非爲康王也。安有以喪不迎賓而不陳者乎。周官車僕云。掌戎路之萃。廣車之萃。闕車之萃。萃車之萃。輕車之萃。凡師。共革車。各以其萃。又云。大喪。厥革車。注云。萃。猶副也。言興革車。則遣車不徒戎路。廣闕萃輕。皆有焉。疏云。王喪遣車九乘。此五乘之外。加以玉。金。象。木。四者。則九乘矣。繇是言之。五路皆出。遣車且然。則顧命可推也。萃者倅也。皆貳也。鄭釋厥爲興。從釋詁義也。車僕言大喪所興者。亦不言各以其萃也。故典路言出路者。統五路而言。未嘗析言其所出也。僞傳云。大輅。玉。綴輅。金。先輅。象。次輅。木。蓋傳不言革也。書疏引馬王者。皆云。兵事非常。故不陳之也。皆於義未悉也。禮檀弓云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。則猶賓之也。其

上文云。夏后氏殞於東階之上。則猶在阼也。其曰阼者。士冠禮注云。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。門側之堂。謂之塾。釋宮文。白虎通云。所以必有塾。何欲以飾門。因取其名也。明臣下當見於君。必先熟思其事也。

二人雀弁執惠。立于畢門之內。四人綦弁執戈上刃。夾兩階。卍一人冕執劉。立于東堂。一人冕執鉞。立于西堂。一人冕執戣。立于東垂。一人冕執矟。立于西垂。一人冕執銳。立于側階。弁音辨。綦音其。

刃音認。卍音祀。戣音遂。矟羣。虞反。銳以稅反。

此方傳顧命而兵衛之度也。弁士服。雀弁者。鄭氏謂赤黑曰雀。言如爵頭色也。惠。兵器。或曰。惠。順也。蓋兵宜順入者。鄭氏謂蓋斜刃也。畢門。路寢門。王朝五門。畢於是門也。綦。

亦作騏。蓋古通也。鄭氏謂青黑曰騏。詩曰。我馬維騏。戈戟也。上刃者。執而樹其刃也。牧誓曰。王左杖黃鉞。又曰。稱爾戈。立爾矛。皆上刃也。凡人衆之會。執兵者。必上刃而後可行。且無以刃嚮人之嫌。獨於執戈言之者。舉一以例其餘也。故史於此。又獨不言立馬。明其皆互文也。彤砌也。立而夾賓階之砌者。二人。阼階亦同。故四人也。冕大夫服。剡兵器。或曰。剡。殺也。蓋兵宜斬殺者。鄭氏謂蓋。今鑊斧也。鉞。大斧也。東西之堂。謂夾室之前。蓋東西廂也。鄭氏謂序內半以前曰堂。是也。戮。瞿。皆兵器。或曰。戮。文從癸。篆文。癸。象水四入形。蓋兵有四鋒。象癸之形者。韓詩外傳。謂物旁出曰瞿。絲是推之。蓋兵有鋒旁出者。鄭氏謂瞿。蓋今三鋒矛也。

垂者東西序前之堂廉也。銳兵器。或曰銳芒也。蓋兵得兌金之芒者。鄭氏謂矛屬也。側階北堂之階也。蓋西房北墉而已。東房中半以北。曰北堂。有北階。以其側於東。故曰側階。此達於燕寢者。嚴內外之防。故以大夫主之也。經於立皆不言面者。察視非常。面無定也。自東而西者。敬王生時之正位也。自廂間南嚮而言。以執兵者不皆近殯也。○謹案呂氏曰。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。皆士大夫之職。無事而燕私。則從容養德。有事而禦侮。則堅守腹心。下及秦漢。陛楯執戟。尙餘一二焉。此制既廢。人主接士大夫者。僅視朝數刻。而周廡陛楯。或環以椎埋。器悍之徒。繇是言之。古制豈不當采邪。夫方傳顧命。其兵衛若斯矣。則居恆之兵。

衛可知也。

錢士銜反從音盤  
陸倕禮反播音盾

述曰。士冠禮云。爵弁服。雜記云。士弁而祭於公。則弁者。士服也。鄭義見書疏。其下。自騏義外。所引鄭同。白虎通云。周之冠色。所以爵何。爲周尚赤。所以不純赤。但如爵頭何。以本制冠者。灋天。天色元者。不失其質。是也。惠順釋言。文明堂位注云。天子五門。皋庫雉。應路。是也。路門畫虎。亦曰虎門。鄭騏義。見詩鴈鳩及駟疏。釋文云。棊馬本作騏。謂青黑色也。蓋鄭與馬同。說文云。騏馬青驥。文如博棊也。縹帛蒼艾色也。段氏云。縹棊。古今字。是也。詩出其東門。傳云。棊巾。蒼艾色。其例也。戈。絨。詳牧誓篇。廣雅云。屺。砌也。僞傳云。堂廉曰屺。非也。張衡西京賦云。金屺玉階。蓋屺以階言。不以

堂言也。經固言兩階。庀也。說文云。𡩇。古文庀。蓋砌象人之  
兩頤也。周官司服云。大夫之服。自元冕而下。則冕者。大夫  
服也。士冠禮疏云。冕者。俛也。低前一寸二分。故得冕稱。雀  
弁則無前低後高之制。是也。劉毅釋詁文。釋宮云。室有東  
西廂。曰廟。郭注云。夾室前堂。其義也。癸篆文作𡩇。說文云。  
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。蓋戔亦象形也。書疏引鄭云。  
戔。瞿蓋今三鋒矛也。鄭釋殘者。殆非也。經殘瞿別文。豈其  
同乎。韓詩外傳云。直曰車前。瞿曰茅苾。蓋生於兩旁。謂之  
瞿。古與衢通。楚辭云。靡萍九衢。其例也。或曰。說文云。瞿。鷹  
隼之視也。蓋鷹將擊鳥。必先視之。用武者象焉。故詩曰。時  
維鷹揚。蓋瞿者。兵可鷹視擊之者也。釋詁邊垂義同。鄉飲



酒禮云。設席於堂廉。注云。側邊曰廉。是也。蔡傳引說文云。銳。侍臣所執兵也。从金。允聲。周書曰。一人冕執銳。讀若允。蔡傳據之。謂銳當作銳。非也。釋文云。銳以稅反。不言說文作銳。蔡所據者。非古善本說文也。段氏云。玉篇無銳字。蓋玉篇所據尙書作銳也。廣韻十七準無銳字。十四泰曰。銳。矛也。蓋所據與玉篇同。毛氏六經正誤曰。銳。矛屬。說文音兌。廣韻徒外切。今音以稅反。是銳利之銳。非兵器也。當從說文音。蓋毛氏所據說文作銳也。繇是言之。說文作銳。讀若兌。此古善本也。說文又云。銳。芒也。此後人以銳譌銳。遂移分之爾。經原作銳。或疑衛包改之。誤矣。段說是也。成二年左傳云。銳司徒免乎。杜注云。銳司徒。主銳兵者。漢書高

倍於衣之例。麻冕亦不過十五升。蓋今尺一分。容九縷焉。已難成矣。姚氏云。麻冕何服也。曰。緇衣十五升服也。禮言冠而不言服。則服如其冠矣。是元端服也。釋詁云。躋升也。躋與躋通。詩蝮蝮毛傳云。躋升也。曲禮云。居喪之禮。升降不由阼階。注云。常若親存也。坊記云。升自客階。弔於賓位。教民追孝也。注云。謂反哭時也。既葬矣。猶不由阼階。不忍卽父位也。則今之既殯可知也。顧氏炎武云。顧命中有脫簡焉。狄設黼辰綴衣以下。當屬之康王之誥矣。自此以上。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也。自此以下。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。記曰。未沒喪不稱君。而今日王麻冕黼裳。是踰年之君也。今攷顧氏言脫簡者。非也。先王顧

命。蓋傳重之大者也。既殯則當傳之矣。踰年而後傳之。非所以重先王之命也。春秋昭公二十有二年。夏四月乙丑。天王崩。六月。叔鞅如京師。葬景王。王室亂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。秋。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。冬十月。王子猛卒。蓋猛者未踰年之君也。宜書曰子。春秋稱子猛曰王。明其宜爲王者也。今顧命稱子釗曰王。亦明其宜爲王者也。故下文云。王義嗣德。此立政所謂嗣天子王也。蘇氏云。三年之喪。旣成服。釋之而卽吉。無時而可者。孔子曰。將冠子。未及期日。而有齊衰大功之喪。則因喪服而冠。冠吉禮也。猶可以喪服行之。受顧命。獨不可以喪服乎。此據禮。曾子問言冠禮者言之也。蓋以此吉服爲非禮也。蔡傳從焉。然

據冠禮以言此經。非其例也。漢志云。伊訓篇曰。惟大甲元年。十有二月乙丑朔。伊尹祀于先王。誕賚有牧。方明言雖有服。以冬至。越萑祀先王于方明。以配上帝。蓋猶王制之義也。萑與紼通。王制注云。紼。輜車索。疏云。未葬之前。屬萑於輜。以備火災。是也。蓋越萑者。既殯而祭之也。曾子問云。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。簠簋既陳。天子崩。后之喪。如之何。孔子曰。廢。又云。天子崩。未殯。五祀之祭不行。既殯而祭。絲是推之。蓋郊社之祭。廢於初喪。而行於既殯也。禮郊特牲云。祭之日。喪者不哭。不敢凶服。此言郊道之民也。而况於親郊者乎。曾子問云。君薨。而世子生。如之何。孔子曰。卿大夫。士。從攝主。北面於西階南。大祝裨冕。執束帛。升自西

階。盡等。不升堂。命毋哭。祝聲三。告曰。某之子生。敢告。注云。  
攝主上。卿代君聽國政。禫。冕者。接神則祭服也。檀弓云。弁  
絰葛而葬。與神交之道也。有敬心焉。注云。接神之道。不可  
以純凶。天子諸侯。變服而葬。亦其義也。朱子語類言。顧命  
者。嘗言此於禮爲非矣。然朱子答潘時舉之問也。又言天  
子諸侯之禮。與士庶人不同。故孟子未之學。蓋謂此類爾。  
漢唐新主卽位。皆行冊禮。君臣吉服。述先帝之命。以告嗣  
王。蓋易世傳授。國之大事。當嚴其禮。而王侯以國爲家。雖  
先君之喪。猶以爲己私服也。五代以來。此禮不講。則始終  
之際。殊草草矣。卿士。詳鴻範篇。鄭蟻義。見太平御覽。夏小  
正傳云。元駒也。者。蟻也。中庭之左右。謂之位。釋宮文。鄭卽

位義見書疏。蔡傳云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。非也。位在中庭。豈升階乎。

大保大史。大宗皆麻冕彤裳。大保承介圭。上宗奉同瑁。由阼階。隋大史秉書。由賓階。隋御王冊命。大音太奉音捧瑁音旨御如字

此方傳願命而進冊之度也。蔡氏曰。大宗宗伯也。彤纁也。大保受遺。大史奉冊。大宗相禮。故皆祭服。是也。承薦也。介圭言承。同瑁言奉。蓋奉而薦之。互文也。介大也。圭大尺二寸。謂之玠。鄭氏曰。上宗猶大宗。變其文者。大宗伯一人。與小宗伯二人。凡三人。使其上二人也。一人奉同。一人奉瑁。是也。同祭酒器。馬氏以爲同者。大同天下也。瑁玉器。言天子之德。覆冒天下也。攷工記曰。天子執冒四寸。以朝諸侯。

大保。太宗奉而薦先王之重器於嗣王。蔡氏謂其有主道焉。故升自阼階。是也。書者所書願命之冊也。御進也。言大史進王以冊命之書也。書稱冊命。則進讀可知也。鄭氏曰。王此時正立賓階上。少東。大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。以命王嗣位之事。相去聲。玠音介。

述曰。攷工記云。三入爲纁。釋器云。一染謂之緇。再染謂之窺。三染謂之纁。窺與緇通。郭注云。淺赤也。則纁者。三入之赤也。詩靜女箋云。彤管筆赤管也。蓋彤者纁也。周官司服注云。凡冕服皆元衣纁裳。疏云。易言衣裳。蓋取諸乾坤。天色元。地色黃。土無正位。託於南方火。赤色。赤與黃是纁也。說文云。承奉也。以言此經。則復矣。聘禮記言執圭云。授如

爭承。此奉執不足盡承之義也。昭十二年左傳云。奉承齊犧。則奉而薦之也。皋陶謨言承之者。亦薦之之意也。介大。釋詁文。圭大尺二寸。謂之玠。釋器文。詩崧高云。錫爾介圭。釋器注引詩。介作玠。蓋古通也。攷工記云。鎮圭尺有二寸。天子守之。蓋介圭也。鄭上宗義。見書疏。蓋據周官之序官言之也。吳志注言虞翻奏云。鄭解顧命。康王執瑁。古同字。似同。從誤作同。既不覺定。復訓爲栝。又馬融注亦以爲同者。大同天下。今經益金作銅。言天子副璽。雖皆不得。猶愈於元。此言鄭失也。孫氏云。虞以同爲同。非也。經下文言王受同者。則云。三宿三祭三咤。又云。大保受同。是同爲酒器。故大保可受焉。則不可謂之同也。江氏云。同圭瓚也。以挹



鬯裸祭者。祭統云。君執圭瓚裸尸。大宗執璋瓚亞裸。是其差也。經下文言大保者。則云。以異同秉璋以酢。蓋彼同爲璋瓚也。則此同爲圭瓚矣。此江氏之申鄭也。經下文云。乃受同瑄。白虎通引同作銅。蓋今文也。虞之所謂今經也。孫氏云。銅亦酒器也。以所飾之金而名也。白虎通云。圭瓚。瓚。玉飾其本。金飾其中。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。其義也。或曰。古本惟作同。鄭本惟作同。非同同。二文兼也。非也。經下文云。乃受同瑄。書疏引鄭云。王既對神。則一手受同。一手受瑄。是鄭本二文兼也。僞傳云。同。爵名。從說文義也。今言祭酒器者。上下經文。據以言之。而不質言也。馬義蓋名同之所繇也。虞謂其不得非也。其於瑄以盲名。一例也。盲義。

詳堯典班瑞疏。蔡傳引蘇氏云。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。此以御王爲王御。非也。詩六月毛傳云。御進也。鄭冊命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御猶嚮也。蓋以御通邁。言迎而嚮之也。然詩傳之訓於文尤洽也。禮少儀云。詔辭自右。則大史東面可知也。王正立者。謂北面立也。禮曾子問。言君薨而世子生者。則云三日少師奉子以衰。子升自西階。殯前北面。其例也。南史沈文阿傳云。千人無君。不敗則亂。成王在喪。禍幾覆國。是以始殯受冊。蓋示天下以有主是也。

曰。皇后憑玉几。道揚末命。命汝嗣訓。臨君周邦。率循大卞。燮和天下。用答揚文武之光訓。卞音弁。燮息協反。

此大史傳顧命而陳告之度也。蔡氏曰。成王顧命之言書

之冊矣。此大史口陳者是也。蓋太史讀冊書後而陳告焉。皇后大君也。道言揚績末終也。謂道言以揚績其末終之命。卽願命也。曰汝者蔡氏謂父前子名之義是也。大史稱曰汝而無嫌者。古人固汝其君也。若皋陶謨洛誥有然也。况其臨之以先王之冊命也。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者。呂氏謂訓所以守位也。臨君者居上臨下而君之也。易曰知臨。大君之宜。大卜者王氏謂大儻也。率亦循也。絜亦和也。皆重文答對也。蓋能答對之。然後能揚績之也。猶詩所謂對揚王休也。大史言曰大君先王力疾憑玉几。道言以揚績其未終之命。命汝嗣守文武大訓。有臨而君周邦。必率循訓中之大儻。庶柔和乎天下。以對揚文武之重光大訓焉。

知音

述曰。釋詁云。皇大也。后君也。孝經云。非先王之灋言不敢道。則道者言也。揚續釋詁文。互詳洛誥疏。末終詳召誥疏。易未濟彖傳云。不續終也。曲禮云。父前子名。今以汝爲稱。自父子言之也。臨君周邦。文選責躬詩注。引作君臨周邦。以易義通之。則臨君是也。引易者。臨六五文。中庸云。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。足以有臨也。僞傳以大卞爲大灋。書疏謂王肅亦同。蓋傳襲王爲之也。卞者弁省文也。詩小弁。漢書作小卞。其例也。士冠禮記云。周弁。殷冔。夏收。注云。弁名出於槃。槃大也。言所以自光大也。繇是言之。弁者周之灋服也。此大卞所以爲大灋也。釋詁云。率。循也。詩假樂

云。率由舊章。循濼之謂也。釋詁云。學和也。鴻範云。變友柔克。柔和之謂也。引詩者。江漢文。鄭箋云。對答也。詩皇矣云。以對于天下。鄭箋釋對者同。則答亦對也。詩江漢云。召公是似。毛傳云。似嗣也。詩良耜云。以似以續。續古之人。其義也。此明召虎於王命之休美。所以對答之者。卽所以揚續之也。鄭箋以稱揚言之。是矣。然稱揚者。豈不爲似續者乎。詩言其對答之。顧命言其答對之。蓋以轉注而然也。

王再拜興。答曰。眇眇予末小子。其能而亂四方。以敬忌天威。眇音藐

此王聞顧命而敬答之度也。眇眇。微也。禮。天子未除喪。曰子小子。蓋自初喪當然。今從而加末稱爾。亂治也。四方何

能而治之。惟自治者。則能而治四方矣。言王聞顧命而再拜。既起。乃答言曰。眇眇然予微末小子。其將能而治四方。以敬畏天威乎。蓋聞命敬之。自恐不能也。蔡氏曰。顧命言敬。迓天威。嗣守文武大訓。故大史所告。康王所答。皆於是致意焉。

述曰。眇眇。微也。此文選幽通賦。曹大家注義也。引禮者。曲禮文。僞傳云。其能如父祖治四方。以敬忌天威乎。謙辭。託不能。蔡傳說同。詩都人士箋云。而亦如也。此僞傳之說。所繇也。今攷於經。而者。轉語辭。於文尤洽也。先王之前。無所用其謙辭。此非託不能者也。

乃受同瑁。王三宿。三祭。三咤。上宗曰饗。咤。丁故反音。妬。又音託。

自此而下二節。既傳顧命而饗祭之度也。經言受同瑁。不言受介圭者。省文也。受同以宿祭。不獨言受同。而連言受瑁者。瑁與介圭皆玉。必言受瑁。而後受介圭可知也。宿與縮通。禮曰。縮酌用茅。縮者。沃酒茅上。留其滓而去之也。左傳曰。爾貢包茅不入。王祭不共。無以縮酒。今言三祭。則三宿者。縮酒也。祭謂祭成王。咥謂奠其祭酒器也。皆言三者。禮成於三也。曰者。上宗告神之辭也。饗者。告神所饗其祭也。猶禮所謂祝饗也。

滓壯土反  
共音供

述曰。白虎通云。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。何緣臣民之心。不可一日無君。故先君不可得見。則後君繼體矣。尚書曰。王再拜興對。乃受銅瑁。明爲繼體君也。此答作對。同作銅。

且引而節之焉。經上文云。大保承介圭。僞傳云。奉以奠康王所位。書疏云。不言受介圭者。以同瑄并手中。故不得執之。大保必奠於其位。但文不見爾。是不然也。介圭重器。徒奠之而無授受。非禮也。夫受瑄。不見所執之文。則王受而奠之矣。介圭當亦然也。凡稱宿者。謂留而去之也。留其滓而去之。則以茅宿酒也。宿古通縮。蓋古字多不加偏旁也。引禮者。郊特牲文。引左傳者。僖四年文。說文引傳。縮作舊。亦古通也。周官司尊彝云。醴齊縮酌。注云。醴齊濁。涉之以茅。縮去滓也。鄭司農云。故書齊爲盞。讀爲齊和之齊。釋文云。盞子兮反。儀禮特牲饋食禮云。乃宿尸。注云。宿讀爲肅。釋詁云。肅進也。僞傳云。王三進爵。蓋破字釋之。非本文。



也。書疏引鄭云。徐行前曰肅。卻行曰咤。王徐行前三祭。又三卻復本位。此鄭破宿爲肅也。且鄭以咤文從宅。宅有居之義焉。遂反乎前進而爲之說爾。釋文云。咤陟嫁反。字亦作宅。又音妬。徐音託。說文作託。丁故反。奠爵也。馬本作訖。與說文音義同。今攷說文。託从一。託聲。引此經而說之。蓋從古文也。或曰。咤謂悲咤。猶禮言祝聲三也。然經言王。非言祝也。當冊命而悲咤。可乎。儀禮士虞禮云。祝饗。注云。饗告神饗也。士虞記云。饗辭曰。哀子某。圭爲而哀薦之。饗。注云。饗辭勸彊尸之辭也。圭。絜也。絲是推之。初喪無尸。今上宗曰饗者。當以告神言也。蔡傳云。傳神命。以饗告。非也。僞傳云。祭必受福。讚王曰饗福酒。此傳据特牲少牢之禮推。

之也。若所謂主人受嘏福者也。然禮之言嘏，不與饗異乎。經於大保飲福者，惟曰嘏焉而已。則王不飲福可知也。鄒氏季友云：吉祭尸祭酒，此非吉祭，不迎尸，故王代尸祭酒也。非也。此以酒祭成王也。豈祭酒邪。下文祭嘏之祭，則祭酒矣。蓋其時祭酒者在大保也，不在王焉。如鄒氏言，將此經無王祭成王者乎，非禮也。

大保受同。降盥以異。同秉璋以酢。授宗人同拜。王答拜。大保受同祭。嘏宅授宗人同拜。王答拜。酢才各反。齎才齎反。

大保受同者，受異同於宗人也。故曰授宗人同。繼又曰大保受同。終又曰授宗人同。明宗人以同授大保也。經言異同，貫乎上下文之間。明大保受同，皆異同也。降者自堂而

降蓋祭禮之盥。在階下也。盥者盥同。承上文而言。祭禮以盥洗致絜也。異同者。不敢用王之同也。半圭曰璋。蔡氏曰。酢報祭也。祭禮。君執圭。瓊裸尸。大宗執璋。瓊亞裸。報祭亦亞裸之類。故亦秉璋。是也。蓋大保受顧命。今既冊命於王。王祭之後。大保宜報祭焉。蓋報顧命也。宗人者。對大宗之稱。蓋上宗之小宗伯也。大宗則上宗之大宗伯。其時贊王禮矣。授宗人同者。將拜故也。拜者。以既冊命而拜王。重傳命也。王答拜者。皆重傳命也。經又言大保受同者。受顧福之同也。祭者。祭酒也。祭禮飲酒。皆先祭之。若食之。祭于豆間。不忘本也。今以飲福而祭酒焉。齊者。嘗酒至齒也。蔡氏謂大保在喪。飲神之賜。而不甘味也。若王則喪之主。非徒

不甘味。雖飲福亦廢也。宅居也。蔡氏謂大保退居其所。以同授宗人也。拜者既事畢而拜王。重禮成也。王答拜者皆重禮成也。經言降不言升者。蓋此言秉璋以酢。下文又言大保降。則其升可知也。言祭齊而宅。則酢而宅。拜而宅。又可知也。皆史之省文也。擬古雅反。歆許金反。

述曰。僞傳云。受王所饗同。下堂反於篚。蓋傳以爲王以同授大保也。今攷其時。無王所饗同。若禮所謂實爵於篚者。今經無其文也。蔡傳云。大保受王所咤之同。下堂盥洗。更用他同秉璋以酢。絲蔡言之。則同既玉所咤矣。大保何絲而受王所咤之同也。如受之。則經不言大保授王之同於何人。而遽言以異同乎。如謂此下言授宗人同者。卽王之

同則經言奉同瑱者上宗也。豈以王之同授宗人乎。且上下相牽於文未適也。蓋經於大保受同者再言之。固連文以明之也。蔡於此而分節焉。則未察之矣。儀禮少牢饋食禮云。設洗于阼階東南。又云。主人降洗爵。蓋降盥也。則大保可推也。僞傳云。大保以盥手洗異同。然上文言大保承介圭矣。豈至是乃盥手乎。半圭曰璋。詩斯干毛傳文。周官典瑞云。裸圭有瓚。以肆先王。攷工記云。裸圭尺有二寸。大璋中璋九寸。邊璋七寸。射四寸。厚寸。黃金勺。青金外。朱中。鼻寸。衡四寸。有纁。注云。射。琰出者也。鼻。勺流也。凡流皆爲龍口也。衡。古文橫。假借字也。衡。謂勺徑也。三璋之勺。形如圭瓚是也。蓋以圭爲柄也。纁。與藻通。玉人注云。纁。藉也。雜

記注云。藻藉玉者也。釋詁云。酢報也。蓋飲而報之者謂之  
酢。祭而報之者亦謂之酢也。易繫辭傳云。顯道神德行。是  
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。此筮者問而報之。猶以酢稱也。  
周官司尊彝之職。言以祭而獻者。尊皆有罍。皆云。諸臣之  
所昨也。注云。昨讀爲酢。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。江氏以言  
此經非也。經言秉璋以酢。猶郊特牲所謂灌用圭璋也。蓋  
報祭也。諸臣之所酢。豈秉璋以酢乎。江氏謂酢者既獻則  
自酢也。蓋以下言受同之祭爲祭獻也。則經何以未獻而  
先酢乎。引璋義者。禮祭統文。蔡傳云。以同授宗人而拜尸。  
王答拜者代尸拜也。非也。將以爲承裸尸言之。則士虞禮  
有尸答拜之文。王何爲而代尸拜乎。且初喪無尸。檀弓所

以言虞而立尸也。將以爲死者之尸不能拜。故王代之。則成王既殯。豈禮所稱在牀曰尸乎。禮燕義云。君舉旅於賓。及君所賜爵。皆降。再拜稽首。升成拜。明臣禮也。君答拜之。禮無不答。明君上之禮也。而今之答拜可推矣。儀禮少牢饋食禮云。嘏于主人。注云。嘏。大也。予主人以大福。士虞禮言祝之受爵者。則云。取肺坐祭。嘑之。又云。祭酒嘗之。其言饗尸者。則云。祭于豆。鬯皆祭始爲酒食者也。僞傳云。大保既拜而祭。傳以爲至是始報祭也。則上言以酢者。何邪。蔡傳云。大保復受同以祭。蔡承報祭言之也。則王三祭而禮一成。大保報祭而禮再成。君一而臣二。非禮也。禮雜記云。小祥之祭。主人之酢也。嘑之。衆賓兄弟則皆啐之。注云。嘑。

啐皆嘗也。啐至齒。啐至口。蓋啐者且不啐也。金氏履祥云。大保攝飲福。非也。此非大保之攝祭也。周語云。王歆大牢。韋注云。歆饗也。宅居。釋言文。論語云。居吾語女。蓋宅之爲文。猶居之一言也。

大保降。收諸侯出廟門。俟。

收者徹禮器也。大保既降。則有司徹矣。大保不言出者。下文言大保入。應門左。則其出可知也。廟門。路寢門。所謂畢門也。變其文者。蔡氏謂成王之殯在焉。故曰廟。是也。廟貌也。顧命陳設多文。皆所以貌鬼神也。史記以爲先王廟者。非也。禮曰。殷朝而殯於祖。周朝而遂葬。蓋祖者先王廟也。周不殯于廟。今諸侯奚于王既殯而至廟乎。左傳曰。凡夫



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也。此非謂先王廟也。猶曰不殯于宮。爾服氏之釋傳曰：廟謂殯宮。鬼神所在謂之廟是也。禮曰：至于廟門不毀牆。遂入。適所殯。蓋以所殯爲廟也。今此經亦然也。俟者。俟見王也。不言卿士者。蔡氏謂言諸侯則卿士可知也。此結上文以爲傳顧命之終。而起下文以爲將

朝享之端。

朝直  
透反

述曰：儀禮少牢饋食篇。其下篇云。有司徹。謂禮畢而收徹也。大傳云。廟者貌也。引禮者。檀弓及雜記文。檀弓注云。朝謂遷柩於廟是也。引左傳者。僖八年文。杜氏云。將葬不以殯過廟。邵氏云。凡柩行而止。皆謂之殯。檀弓疏云。鄭以爲春秋變周之文。從殷之質。故殯於廟。此釋傳者。皆非也。服

氏之義。檀弓疏所引服虔左傳注也。蓋善於經矣。僖三十  
二年左傳云。晉文公卒。殯于曲沃。鄭志答趙商問者。以爲  
去絳從祖殯。末世禮異。非也。傳言殯于曲沃。曷嘗言殯于  
祖乎。雜記注云。廟所殯宮。此言諸侯行而喪歸之禮也。儀  
禮士喪禮云。巫止于廟門外。注云。凡宮有鬼神曰廟。此廟  
卽士之殯宮在適寢者也。亦其義也。適與嫡通。史記云。二  
公率諸侯。以大子釗見於先王廟。蓋以牖閒南嚮而下。其  
陳設者皆廟中也。今攷周官小宗伯云。建國之神位。右社  
稷。左宗廟。注云。庫門內。雉門外之左右。繇是推之。今諸侯  
之出廟門也。則二公率諸侯入雉門。而後入應門矣。經何  
以不言入雉門乎。然猶曰省文也。若夫王在廟中。經不言

王出廟門。又不言入應門。而遽曰王出在應門之內乎。史必無如是之省文也。以是知其非先王廟也。孫氏云。史遷言見於先王廟者。經云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。此廟門卽南門也。蓋欲申史記而失之也。夫經言南門。其上文無言廟者。何以知爲廟之南門也。且逆子釗者在己丑王崩後焉。出廟門者在癸酉冊命後焉。其書日固不同也。顧氏云。記曰。周卒哭而耐。而今曰。諸侯出廟門。侯是已耐之後也。此疑其闕文者也。亦以爲先王廟而疑之爾。

王出在應門之內。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。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。皆布乘黃朱。賓稱奉圭兼幣。曰。一二臣衛。敢執壤奠。皆再拜稽首。王義嗣德。答拜。

應去聲。乘繩證反。奉音捧。壤如丈反。

此既受顧命而朝享也。蓋王未釋冕。諸侯朝享焉。以受先王命。嗣天子王。敬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。皆不敢凶服也。應門之內者。畢門之外也。治朝在焉。蓋王出而在治朝也。諸侯者以時祭而至。適遭王喪者也。周官言諸侯者曰。春見曰朝。夏見曰宗。秋見曰覲。冬見曰遇。賈氏周官說曰。一方四分之。或朝春。或覲秋。或宗夏。或遇冬。藩屏之臣。不可虛方俱行。故分趣四時助祭也。繇是言之。則四時之祭。皆一時而四方諸侯有至焉。故王崩九日。而有西方東方諸侯也。二伯分東西而治。言東西則南北兼之矣。大保爲西伯。畢公爲東伯。各率其方之諸侯而入。蓋入則左西右東也。布陳也。四馬曰乘。黃朱黃馬朱鬣也。賓者王以諸侯

爲賓也。洛誥所以言王賓也。稱者賓釋辭而稱其所奉之兼禮也。圭命圭所以朝幣。幣合幣所以享。常禮朝而後享。今以王喪而遽行。鄭氏謂此朝兼享禮也。與常禮不同。是也。曰者賓釋辭所稱也。臣衛者諸侯爲王臣而藩衛也。言一二者衆也。敢者釋辭之謹也。壤猶禹貢咸則三壤之壤。言敢執壤地所出者陳奠之。謂庭實也。禮曰庭實唯國所有。於再拜稽首言皆者。明釋辭不皆也。鄭氏謂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者再拜稽首而已。是也。義宜也。王在喪未嗣位。故以嗣德爲言。蔡氏謂此史氏之辭也。王宜嗣前人之德。故答拜也。吳氏曰。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。重耳稽顙而不拜。穆公曰。夫稽顙而不拜。則未爲後也。蓋爲後者拜也。弔

者含者禭者升堂致命。主孤拜稽顙。成爲後者也。康王之見諸侯。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。則疑未爲後也。且純乎吉也。答拜。既正其爲後。且知其以喪見也。朝直遂反。拜賓頓反。趨七喻反。重平

聲夫音乎含胡。圖反。禭音遂。

述曰。釋宮云。正門謂之應門。治朝詳召誥位成。疎。顧氏云。傳言天子七月而葬。同軌畢至。而今召公率西方諸侯。畢公率東方諸侯。是七月之餘也。不然。七日之間。諸侯何繇而畢至乎。今攷經上文言七日癸酉者。自乙丑王崩言之。則九日也。經言率諸侯者。非言諸侯畢至也。如以爲畢至矣。則下文言侯甸男衛而不言要服也。豈其畢至乎。蓋未察其以時祭而至者也。引周官者。大宗伯文。賈氏之義。詩

韓奕疏所引賈逵周官說也。互詳堯典四朝疏。藩與蕃通。廣韻云。趨向也。二伯分東西而治者。隱五年公羊傳自陝而言之者也。漢宏農郡陝縣。今河南陝州也。樂記云。五成而分。周公左。召公右。蓋記之左右。以南面言。今經之左右。以北面言也。書疏引王云。畢公代周公爲東伯。蓋其時周公旣沒矣。昭二十六年左傳言幣錦云。百兩一布。杜注云。布陳之。今馬乘亦然也。詩叔于田云。乘乘黃。毛傳云。四馬皆黃。蓋一車四馬也。今喪之朝禮。與覲禮言九馬者不同。詩干旄疏。引鄭駁異義云。顧命諸侯皆布乘黃朱。言獻四黃馬朱鬣也。今攷定十年左傳云。宋公子地有白馬四。公取而朱其尾鬣。蓋馬之鬣貴朱也。白虎通云。書曰。黼黻衣。

黃朱紉。蓋異文也。武氏億云。竊古通檳。賓穆是檳者之辭。非也。如其說。則稱曰一二臣衛。何邪。鄭義見書疏。下引鄭同。又鄭云。此幣圭以馬。蓋舉王者之後以言爾。諸侯當璧以帛。亦有庭寶。鄭之釋圭。非也。周官云。小行人合六幣。圭以馬。璋以皮。璧以帛。琮以錦。琥以繡。璜以黼。注云。六幣所以享也。五等諸侯。享天子用璧。享后用琮。用圭璋者。一王之後也。今經之言圭。非享圭也。蓋命圭也。詳堯典五瑞疏。說文云。周書曰。稱奉介圭。蓋多介字焉。詩韓奕云。以其介圭。入覲于王。謂命圭也。大戴禮朝事篇云。奠圭降拜。升成拜。明臣禮也。奉國土所出重物而獻之。明臣職也。此朝而後享也。凡常禮朝無兼享者焉。經上文云。惟四月。此周之



孟夏於正歲爲仲春。蓋春朝也。通言之。四時皆曰朝。若孟子所謂諸侯朝於天子也。周之九服。其次五日衛服。通言之。皆臣衛也。以衆而爲一二之稱。猶曰二三臣也。凡禮之言敢者。皆以明其謹也。昏禮言執鴈者。亦言奠鴈。蓋執而陳奠之也。引庭實者。儀禮觀禮文。蓋庭實所陳。亦在觀禮所享束帛加璧之外也。則此經可推也。祭義云。義者宜此者也。襄十四年左傳云。君義嗣也。引重耳者。禮檀弓言晉獻公之喪也。禮雜記於弔者。則云。主孤西面。弔者入。升堂致命。子拜稽顙。於含者。禭者。皆云。子拜稽顙。蓋子者。主孤也。適子爲後者也。含者。含玉。禭者。禭衣。皆喪禮也。周官云。司士正朝儀之位。孤卿特揖。大夫以其等旅揖。士旁三揖。

注云。特揖。一一揖之。旅衆也。大夫爵同者衆。揖之三。揖者。士有上中下。王揖之。皆逡遁。蓋王日視朝之禮也。則無王。答拜者也。周官云。司儀詔王儀。南鄉見諸侯。士揖庶姓。時揖異姓。天揖同姓。大戴禮朝事篇同。司儀注云。庶姓無親者也。土揖。推手小下之也。異姓。昏姻也。時揖。平推手也。天揖。推手小舉之。蓋王朝諸侯之禮也。皆無王答拜者也。以此知朝而答拜者。喪禮也。蘇氏云。春秋傳曰。鄭子皮如晉。葬晉平公。將以幣行。子產曰。喪安用幣。子皮固請以行。既葬。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。叔向辭之曰。大夫之事畢矣。而又命孤。孤斬焉在衰經之中。其以嘉服見。則喪禮未畢。其以喪服見。是重受弔也。大夫將若之何。皆無辭以退。今

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。而又受幣。使周公在。必不爲此。蔡傳從焉。然據諸侯以言此經。非其例也。夫天子之喪。其受冊命也。與禮言祭天地社稷之義同。其不敢凶服。禮也。天子嘉服而受冊命。諸侯既在矣。於是乎諸侯必朝王。明其宜嗣也。勸之嘉服。卽冊命時之嘉服。而不敢遽釋者也。若夫諸侯之喪。未冊命焉。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云。諸侯世子三年喪畢。上受爵命於天子。此王制所謂諸侯之世子未賜爵。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。豈同此王禮哉。然則異國之大夫求見主國之新君者。亦豈同此朝王之禮哉。

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。皆再拜稽首。曰。敢敬告天下。

自此而下四節。以朝而進言。卽申顧命之義也。大保爲冢

宰。芮伯爲司徒。呂氏謂六卿前列是也。經言相揖。則其爲羣臣可知也。相揖承咸進而言。則其爲羣臣之進可知也。蓋冢宰及司徒。皆進與羣臣相揖進也。皆再拜稽首者。明羣臣拜告者同也。曰者。大保一人奏羣臣所告者也。天子者。天之元子也。上文所謂王義嗣德者。嗣天子王也。以此明其繫天地社稷之重也。故敢敬告焉。蔡氏曰。進告不言諸侯。以內見外。

述曰。周官六卿之制。天官冢宰。地官司徒。實統乎春夏秋冬之官。蓋其前列也。

皇天改大邦殷之命。惟周文武。誕受美若。克恤西土。羨音誘  
以大邦殷爲言者。蔡氏謂明有天下不足恃也。誕大也。羨

古通。爰謂天所屬也。詩曰：天之屬民，若順也。謂天所順也。天之於民，必付大訓者，明善以屬之，則無不順者矣。無逸曰：乃非民攸訓，非天攸若。蓋天所屬而順者，天作君師之大命也。天大命以所屬而順者，文武則以大訓而大受焉。上文所謂陳教集大命，下文所謂皇天用訓厥道也。恤憂也。言皇天改革大邦，殷天子之命以殷忝君師，不能大命以天所屬而順者也。惟我周大訓如文武，大受乎天所屬而順者，以其能恤茲西土也。蓋以羨若爲恤。下文所以言用奉恤厥若也。文武大受命而能恤天下者，先自能恤一方而見也。召誥曰：皇天上帝，改厥元子，茲大國殷之命。惟王受命，無疆惟休，亦無疆惟恤。故其言監于有殷者，必曰

而稽天若。今之敬告者。猶召誥也。夫於天若者。面而稽之。非卽以牖之乎。

述曰。天之牖民。詩板文。若順。釋言文。孟子云。書曰。天降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蓋以君教爲師訓也。今詳逸文。蔡傳云。蘇氏曰。羨。羨里也。文王出羨里之囚。天命自是始順。又云。或曰。羨若卽下文厥若也。羨厥或譌。蓋蔡以爲未詳也。繇今攷之。經文非譌也。羨里猶闕里爾。今徒曰羨。如以闕之一言爲名。不可也。且羨里之囚。文王之事。此不可以父統子也。今安得兼言武王乎。釋文引馬云。羨道也。書疏引王義同。詩板毛傳云。牖道也。鄭箋云。道民以禮義。蓋羨與牖其義同也。史記云。帝紂乃囚西伯於羨里。漢書景十三王

傳作牖里。蓋古通也。詩板疏云。牖誘古通。韓詩外傳。牖作誘。絲是言之。誘而道之。所以進善也。道古導字。詩野有死麕云。吉士誘之。毛傳云。誘道也。釋詁云。誘進也。說文羊部云。羨。進善也。又亼部。羨。重文作誘。古文作羨。蓋羨與誘其義亦同也。金氏據說文言之。以爲猶左傳言天誘其衷。是矣。然不承上文大訓而言。於義未融也。詩衡門序云。誘僖公也。論語云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樂記引詩云。誘民孔易。亦詩板文也。毛詩作牖。蓋牖則道之明。而進之善也。是訓之順也。詩抑云。無競維人。四方其訓之。有覺德行。四國順之。易繫辭傳云。天之所助者順也。四國順之。蓋天順之也。然則以羨若爲愷者。何也。立政云。嗚呼。休茲。知愷鮮哉。而

於文王云。惟有司之牧夫。是訓用遠。又云。國則罔有立政。用檢人。不訓于德。是罔顯在厥世。於武王云。以竝受此丕丕基。此官人之訓。蓋誕受美若而克恤者也。卽羸民之類也。詩所謂羸民之民。謂人也。上下通言之也。僞傳云。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。此以誕受美爲言。於文未適也。江氏云。天改殷之命。惟文武大受而進順之。孫氏云。惟文武大受而善順之。皆於義未融也。

惟新陟王。畢協賞罰。戡定厥功。用敷遺後人休。

戡音堪。遺唯季反。

陟升遐也。蔡氏謂成王初崩。未葬未諡。故曰新陟王。是也。畢盡協合。戡克敷徧。遺貽也。賞者天命所以章有德。罰者天命所以討有罪。賞罰者文武大訓之要也。凡賞罰之協



於訓者必協民心而協天命。民心順之。斯天命順之矣。所謂美若也。然非審訓以察於自治之幾。則好惡皆非。而賞罰罔協矣。况其能畢協乎。惟成王嗣訓。盡合乎天命之賞罰。故文武之功有未定者。克定其功。若大誥所謂救寧武圖功也。用是徧貽後王之美矣。蓋此與成王顧命之義。皆相發也。

述曰。陟義詳君爽篇。曲禮云。卒哭乃諱。蓋諱以易名。則諱矣。卒哭蓋既葬後也。郊特牲疏云。畢盡也。馘克。釋詁文。貽與。詒通。釋言云。詒遺也。今轉注之。

今王敬之哉。張皇六師。無壞我高祖寡命。

皇大也。師衆也。六師天子六軍也。六師者。民心之衆。天命

存焉。必其畢協賞罰。以天所屬而順者爲其兵訓。然後能張大之。蓋兵訓固大訓之要者也。高祖文王也。猶商書稱湯爲高祖也。詩之言文王曰。周王于邁。六師及之。又曰。文王受命。有此武功。蓋周有六師。始於文王。實天命之。此我高祖文王寡有之命也。武王以之伐紂而無壞焉。成王以之定周而無壞焉。今王嗣訓敬之哉。敬而得民心。以張大乎六師。將天命亦無壞矣。言天不改命也。○謹案蔡氏曰。張皇六師。召公此言。若導王以尙威武者。然守成之世。多宴安而無立志。苟不詰爾戎兵。則陵遲之漸見矣。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。後世墜先王之業。忘祖父之讎。上下苟安。甚至口不言兵。亦異於召公之見矣。可勝歎哉。嗚呼。

是其所歎。非一世然也。且六師之道。衆以張之。則不可一日而弛之。皇以大之。則不可他術而小之。先王之訓。繇乎典謨。臯陶象刑。固言兵也。豈以守成而始言兵邪。詩序曰。瞻彼洛矣。刺幽王也。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。賞善罰惡焉。其詩曰。以作六師。所謂思古者。文王在其中矣。詩序曰。皇矣。美周也。天監代殷。莫若周。周世世脩德。莫若文王。其詩於伐密曰。帝謂文王。無然畔援。無然歆羨。於伐崇曰。順帝之則。蓋帝謂者。推民心之衆而知天命也。是帝有所順。文王順之而無私也。所謂大訓而誕受羨若者。於此見之也。所謂審訓而柔遠能邇者。亦於此見之也。此武功以文德而立也。詩序曰。常武。召穆公美宣王也。有常德以立武事。

因以爲戍然。其詩曰。整我六師。不猶顧命之訓乎。勝平聲  
監去聲

按音袁又于願反。歆  
許金反。羨。儀面反。

述曰。白虎通云。皇大也。師衆。易彖傳文。釋詁義同。天子六軍。詩瞻彼洛矣。毛傳義也。文王之時。以諸侯成六師。及武王爲天子。制六軍焉。周官小司徒云。五師爲軍。司馬敘官云。凡制軍。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。王六軍。又云。二千有五。百人爲師。今軍師通言者。詩棫樸疏引鄭釋臨碩難云。春秋之兵。雖衆萬之衆。皆稱師。是也。易師九二云。在師中。吉。无咎。王三錫命。此師之協賞也。上六云。大君有命。開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此師之協罰也。王氏樵云。張皇六師。本畢協賞罰而言。是矣。然不承上文羨若而言。於義未悉也。祭禮

云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。蓋康王謂文王爲曾祖。今言高祖者。謂功德高也。非謂曾祖之父也。昭十七年左傳稱鄭子云。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。謂其始祖也。昭十五年左傳稱王謂籍談云。昔而高祖孫伯翳。司晉之典籍。謂其九世祖也。六師及之。詩。棫樸。文。有此武功。詩。文王有聲。文。詩。思齊云。刑于寡妻。鄭箋云。寡妻。寡有之妻。以言此經。則天命文王。蓋寡有之命也。僞傳云。寡有之教命。傳不以天命爲言。於義未融也。書疏引王云。寡命。美文王少有及之。王於文未洽也。陵遲者。岐陔也。言漸卑也。荀子云。百仞之山。任負車登焉。何則。陵遲故也。詩。皇矣。毛傳云。無是畔道援取。無是貪羨。鄭箋云。女無如是跋扈者。妄出兵也。無如是貪。

羨者侵人土地也。論語云。天何言哉。孟子云。天不言。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今詩稱帝謂者。大誓云。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又云。民之所欲。天必從之。蓋推民心之衆。而知天命也。

王若曰。庶邦侯甸男衛。惟予一人釗報誥。

自此而下三節。以朝而答言。卽亦申顧命之義也。侯甸男衛者。統舉之辭。故不言采也。周官曰。侯服歲一見。甸服二歲一見。男服三歲一見。采服四歲一見。衛服五歲一見。要服六歲一見。此來見之數。以始爲諸侯來見之歲而數之也。始爲諸侯者。先後不同。則一時而諸服有來見者焉。今經不言要者。舉今所見言之。要服適未至也。凡經敘諸服。

之文。言其遠者。統其近者。其尤遠者不言。則未至矣。洛誥之脫簡曰。侯甸男邦采衛。其不言要者。未至也。役不及遠也。酒誥曰。侯甸男衛。其不言采者。統舉也。衛遠而采近。生遠則告近可知也。召誥曰。侯甸男邦伯。其不言采衛者。未至也。役不逮及也。遠可統近。近不可統遠。今此經亦然也。禮。天子朝諸侯曰子一人。今稱子一人而名者。蔡氏謂在喪故稱名。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。報誥者。林氏謂諸侯戒我。故我以誥報之也。蔡氏曰。報誥不言羣臣。以外見內。

要平聲之數讀數去聲數之讀數上聲

述曰釋文云。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。又馬云。歐陽大小夏侯向爲顧命。今攷於經。當從其同也。引周官者。大行。

人文。周頌譜疏引鄭云。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。周公居攝六年。至此積三十年。再巡守餘六年。侯甸男要服正朝。要服國遠。既事遣之。衛服前冬來。以王有疾留之。此鄭以成王三十七年而爲之說爾。蓋周制十二年一巡守焉。鄭推以諸服來見之歲也。鄭亦據周官大行人也。然衛服因王疾而留。則要服雖遠。其義奚可遣之乎。且王疾不得見。又安所得既事乎。引禮者曲禮文。禮疏引此經而說之云。稱子一人者。以受顧命從吉。故暫稱一人是矣。然稱子一人而名。則其異於常禮者也。

昔君文武。丕平富。不務咎。底至齊信。用昭明于天下。則亦有熊羆之士。不二心之臣。保乂王家。用端命于上帝。皇天用訓厥道。



付畀四方。乃命建侯樹屏。在我後之人。

斥之履反  
屏賓領反

此統羣臣諸侯而報諸也。不大也。孟子曰。穀祿不平。今言平者。穀祿之平也。富者賞之以祿也。周官曰。祿以馭其富。論語曰。周有大賚。善人是富。則無惡人致富而不平者矣。是大平富也。賞之協也。務專務也。咎者罰之以罪也。盤庚曰。非汝有咎。比于罰。不務咎者。非不咎也。鴻範曰。凡厥正人。既富方穀。是務德不務咎也。蓋惟於有咎而不可富者。則致咎焉。罰之協也。斥致也。富則致其賞善之至。咎則致其罰惡之至。富不能齊。而齊之以賞善之信。咎不能齊。而齊之以罰惡之信。賞罰之畢協也。昭光亦總也。熊羆之士。若牧誓所稱。如熊如羆也。謂猛士也。不二心之臣。若盤庚

所稱永肩一心也。謂忠臣也。惟賞罰光明則總有焉。以士心服而願爲之臣也。此皆足以張皇六師者也。又相也。端命正命也。易之鼎曰。君子以正位凝命。訓者大訓也。皇天用訓其道。猶論語稱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。顧命之篇。成王首曰。審訓。實之曰文武大訓。故大訓爲陳寶之莫重焉。迨大史告康王者。必曰。嗣訓。申之曰文武光訓。今康王推用訓於皇天。則終以一言蔽之矣。鴻範曰。皇極之敷言。是彝是訓。于帝其訓。今言天有其道。文武代訓之也。所謂誕受羨若也。男與也。屏藩屏也。在存也。下文所謂心在也。我後之人者。康王我成王也。亦自我也。言昔聖君文武大平其賞善之富。不專務於罰惡之咎。致賞罰之至。而齊之以

信。用其舉協賞罰者。光明于天下。則總有熊羆之猛士。不  
二心之忠臣。足以張皇六師者。保相王家。用正命于上帝。  
皇天用文武代訓其道。付其誕受。羨若者。與之四方。先王  
乃命封諸侯。而樹四方藩屏。使諸侯存我後之人焉。蓋此  
與敬告者之義。皆相發也。故謂之報誥也。相去聲

述曰。不。大。釋詁文。引周官者。大宰文。互詳鴻範篇。詩召旻  
云。維昔之富。不如時。毛傳云。往者富仁賢。今也富讒佞。蓋  
不平之富也。釋詁云。務。彊也。蓋專務者。其力從而勉彊焉。  
昭二十四年左傳云。君其務德。言專務也。鴻範云。不罹于  
咎。此咎者。惡也。易解象傳云。又誰咎也。謂人有惡而我咎  
其人。此罰之所繇也。呂刑云。上帝不譴。降咎于苗。苗民無

辭于罰。蓋罰之以罪也。底致。釋言文。易乾文言云。知至。至之。可與。幾也。此致其至者也。大學云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此不致其至者也。儻傳云。先君文武道大。政化平美。不務咎惡。致行至中。信之道。蓋傳以富爲美也。釋言云。齋中也。書疏引王云。文武道大。天下以平。萬民以富。立大中之道也。釋文云。馬讀底。至齊絕句。江氏云。務趣咎災也。皆說文義也。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。使不趣于咎災。致行至中。其誠信用能昭明于天下。蓋與馬讀同。皆於文未適也。夫致至則中矣。論語云。中庸之爲德也。其至矣乎。致至者。致中也。齊信者。齊之以信。猶論語言齊之以禮也。猶禮言齊不齊以致其齊也。蔡

傳云。丕平富者。溥平富民。言德之廣也。不務咎者。不務咎惡。言罰之謹也。文武務德。不務罰。又云。底至者。推行而底其至也。齊信者。兼盡而極其誠也。蔡不承上文而言。於義未融也。以富爲富民。於經病添文也。論語云。庶矣哉。又云。富之。言富民也。承上文所謂庶者而言也。若夫論語以大賚言富者。詩序云。賚大封於廟也。賚予也。言所以錫予善人也。蓋大賚之富。言大封而祿之也。自官人言。不自安民言。今經亦言富不言民也。蓋言富民。則富善人之義未明。言善人之富。則民之富在其中矣。能官人。無不能安民也。以此見經之善於立言也。昭光釋詁文。詩豐年云。亦有高廩。鄭箋云。亦大也。亦與奕通。釋詁云。奕大也。蓋大總之義。

也。互詳皋陶謨疏。又相詳君奭疏。僞傳云。文武既聖。則亦有猛士忠臣。安治王家。傳以亦對既而言。是經所謂則者。於文未適也。蔡傳釋爲而又有。然經何以言則亦有乎。蔡傳云。康王言此者。求助羣臣諸侯之意。夫言求助。是矣。然康王言文武聖德。蓋言其畢協賞罰。能使有人才之助也。非言其既聖而又有助也。如其說。此經當有言予一人釗不德者。若上文所謂眇眇予末小子也。則可矣。今經無其文。是康王以既聖者自比也。欲求助而先自聖。可乎。陳氏雅言云。文武之聖。無賴於助。當時則亦有之。是不然也。文武雖聖。能無助而有天下邪。周官小司徒云。正歲觀教象之灋。徇以木鐸。蓋木鐸者。振之以警聽訓者也。論語封人

所稱。蓋言天將以夫子爲訓於後世也。皇侃疏引孔綽云。千載之下。其人已遠。木鐸未戢。乃知封人之譚信於今矣。廣雅云。訓順也。蓋訓者所以爲順也。僞傳云。大天用順其道。此不以訓承上文言。非也。上文言美若者。美言訓。若言順。則經之稱訓。不兼順之義矣。顧命稱訓者六。皆謂大訓也。釋詁云。畀。予也。與古通。予。屏義詳君奭疏。在存。釋詁文。襄二十六年左傳。稱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云。吾子獨不在寡人。吳語稱天子訊讓之言云。昔吳伯父不失春秋。必率諸侯以顧在予一人。蓋在者。心存之也。我義詳康誥疏。自乃命而下。蔡傳分節於下焉。於文未適也。且蔡於我後之人。不統以成王言之。則報誥無及成王者矣。敬告者言。

成王而報誥不及焉。非所以爲報誥也。然則康王於此。何以不特言成王也。敬告者以賞罰言成王矣。康王推賞罰於文武言之。皆以申成王賞罰之義也。吳氏澄云。言先王有臣。所以厲羣臣也。言先王建侯。所以厲諸侯也。

今予一二伯父。尙胥暨顧。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。雖爾身在外。乃心罔不在王室。用奉恤厥若。無遺鞠子羞。遺唯季反。鞠居六反。

此特呼諸侯而報誥也。羣臣常見。諸侯不常見。故特呼諸侯也。禮。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。蓋呼伯父。則庶邦統焉。尙庶幾也。胥相暨與也。顧謂顧念也。綏安也。自上而安下者也。臣服猶上文臣衛也。蓋九服諸侯。以藩屏言。則曰臣衛。以治事言。則曰臣服。上文言建侯樹屏矣。是先王封國。



俾有所安而治事焉。故曰綏爾先公之臣服。猶盤庚言遷國而謂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也。今猶曰尙胥暨顧于先王。綏爾先公之臣服。蓋倒文也。厥其也。厥若者。謂美若也。上文言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矣。是先王以美若爲恤。今用臣心奉先王而恤其若也。君曠曰。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。亦此意也。鞠子穉子。康王自謂也。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。建侯安爾先公之臣事者于先王。雖爾諸侯身在外服。乃心無不在王家。用以奉先王恤美若焉。無

貽我穉子之恥也。

穉音難

述曰。覲禮云。同姓大國則曰伯父。其異姓則曰伯舅。同姓小邦則曰叔父。其異姓則曰叔舅。此天子呼諸侯之禮也。

曲禮云。五官之長曰伯。是職方。天子同姓謂之伯。父異姓謂之伯舅。九州之長。天子之國曰牧。天子同姓謂之叔。父異姓謂之叔舅。繇是言之。則召公畢公皆同姓也。皆伯父也。召公爲冢宰而統羣臣。召公與畢公爲二伯而統諸侯。則呼伯父者。內外皆在其中也。今不以言此經。何也。蓋召公爲冢宰。畢公爲司馬。皆在內而非在外也。公羊傳言天子三公云。一相處乎內。則二伯亦在外矣。然召公始封。奚所謂爾先公平。史記謂武王封召公於北燕也。綏安釋詁文。僞傳云。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。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瀟循之。傳以爲安循。於經病添文也。蔡傳云。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。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。蔡以爲安

道亦於經病添文也。林氏云。諸侯祖父。嘗臣服于周先王。今汝當相與顧安之。顧念不忘。則先公在天之靈。於是安矣。此以爲綬安先公也。今攷綬者。以升車之綬推之也。蓋綬在車上。自下升車者。受之以安。故自上而安下。其義皆曰綬。詩烈祖云。綬我眉壽。詩離云。綬予孝子。其例也。今謂子孫綬爾先公。非立言之體也。詩樛木云。福履綬之。天祿宏之也。詩南有嘉魚云。嘉賓式燕綬之。君命安之也。今承上文建侯而言綬者。蓋自上而安下也。詩桓云。綬萬邦。詩民勞云。以綬四國。此僖四年左傳所謂以德綬諸侯也。周官夏采云。以乘車建綬。注云。綬當爲綬。釋詁云。綬。纒也。孫氏以言此經。從顧絕句焉。謂庶幾相與顧在我。纒爾前人。

之臣服于先王。此破字釋之。非經本文也。其以顧在我爲言。於經病添文也。倒文之例。多士諸篇皆有之矣。詳康誥政人疏。盤庚云。猶胥顧于箴言。此顧于連文者也。漢書谷永傳。乃心引作適心。罔不引作無不。蓋文異而義不異也。僞傳云。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。蔡傳云。用奉上之憂。勤其順承之。此不承上文而言。皆於義未融也。蔡釋厥若者。於文未適也。鞠穉。詳康誥疏。廣雅云。羞恥也。穉子之羞。禮所謂國恥者也。

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。王釋冕。反喪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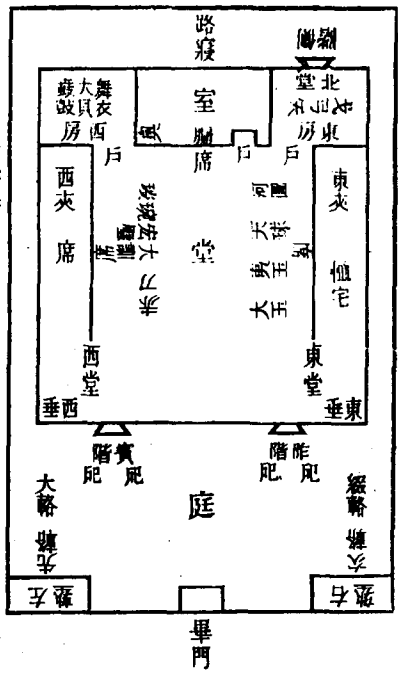
此結上文既受顧命而朝享之事也。公者下尊其上之通稱。史以稱羣臣之三公及諸侯。故曰羣公。蓋言羣公則羣

臣諸侯皆統焉。釋冕反喪服。獨於王言之者。明羣臣諸侯之從王也。鄭氏曰。禮喪服。臣爲君。諸侯爲天子。皆斬衰。初

反回

述曰。春秋書公者。五等諸侯皆然也。則通稱可知也。白虎通云。尚書曰。王釋冕喪服。此今本脫反字爾。白虎通引此經而說之云。釋冕反喪。明未稱王以統事也。則所引經當有反字矣。鄭義見書疏。又鄭云。羣公謂諸侯與王之三公。諸臣亦在焉。鄭言諸臣非也。諸臣之卑者不稱公也。

願命作度圖  
願命南門應門與  
召諾位成圖同



堯典與  
義同

尚書集注述疏  
卷二十五

願命

畫

尚書集注述疏卷二十五終

門弟子校槧於讀書堂